

韓城縣志

卷九 十

十一



共六本

奏疏

請罷同州韓城冶戶疏

宋包拯

臣近聞同州韓城縣鐵冶務自來定占七百餘戶內二百餘戶
 厚有物力比見充里正人戶並各高強只以冶戶為名經今五
 十餘年影占州縣諸般差役其冶戶內係第一等者每戶逐年
 其給冶務諸般所出錢不過三貫文外更別無所費况官中所
 得鐵貨只及十餘萬觔仍官支買炭併工匠錢三百餘貫更差
 專監使臣一員兼體問得本縣人戶以冶務全占却上等力役
 及致下等人戶差役煩併供應不前若將上件鐵數據等第均
 在本縣人戶上每約納官鐵歲不過十觔至二三十觔况本處
 見賣每觔價錢二十四五文每戶歲納官鐵約費三五百文雖
 自來官禁烹煉彼中私賣甚多令百姓取便烹煉必然鐵價轉
 下兼令赴本縣送納於民至便又減省得監官一員只令本縣
 令佐專管給納仍得二百餘戶兼充重難役次頗甚均濟臣在
 任日方欲行遣屬以移任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差清幹官員
 往彼相度施行

韓城縣志卷九

上世宗皇帝書

明張士佩

臣惟邇來考察明肅不才擯斥在位百執事傲惕勵翼一時效
 忠之風可觀也但考察非可數數勵世者惟陞遷乃常行之典
 而激勸實於此乎寓誠洗徃弊之陋以易觀聽而同士風其視
 考察之作忠尤倍也臣慶遭逢請竭一得之愚而略言之夫府
 州縣官孰不知為親民當重其選擇其人也今之官仕於府州
 縣也乃率以賞則庸劣亦得以備員以文則浮章無裨於實用

是擇任之者已無其術矣旣任之後所賴維持其心者有黜陟以爲之激勸也今之激勸又有可慨者均一州縣官也在進士有銓司科道之遷久之則有部院堂卿之望舉人極其歸多止方面近雖臺署之榮亦千百中之一二耳歲貢愈拘愈卑遷及府佐而止矣皇上試觀今日吏禮兵三部之屬六科十三道之內有幾舉貢出身者乎若以爲例不當也嘗有先爲之者矣若謂中無才俊耶今天下舉貢幾萬人皆皇上久道化成之者以爲無人則誣也有例有人不與舉貢而獨與進士者豈以近來任官得人甲科爲最乎然非進士性與人殊生皆豪傑也特朝廷優擢甲科咸各自愛自勵是以宦業著爾若論忠勲名位之心舉貢與進士則一也雖下至吏胥亦不無此心焉各以上進無門鬱抑未能自發耳觀國初任賢無方一時得人獨盛才不可以出身拘不昭昭乎况今府州縣星列宇內計一千五百有七設官六千七百餘員進士三年中取纔三百人除選京職外外除不越百五十人使其皆賢亦天下編氓十分之中一分蒙至治之澤其九分之所仰牧皆舉人歲貢官也蒼生旣籍於舉貢者甚多而朝廷乃待舉貢爲甚輕焉可乎哉是國家陞官之典不惟上待士類當昭公道而下爲民生尤當普公惠也况民爲邦本不爲民計寧不爲國計乎伏乞皇上勅諭吏部推爲國爲民之念察州縣牧責之同不肖者同其斥也才且賢者亦必同其遷今後但府州縣官歷任年久廉能茂異不復問其出身資格一惟酌其德器相應堪任六部之屬雖舉貢置之吏禮兵可也戶刑工亦可也堪任耳目之寄雖舉貢選之六科可也十三道亦可也次之而寺署之屬外之而方面之重大而臺閣之

皇才度德咸與甲科參任更乞著爲令典垂憲萬世將見大典一公風動自別如此則爲舉貢者莫不以上之待士不我限也我隨所出身皆可大行身家之念靡不易而爲國之忠孰肯圖博一第而老於行也孰肯任職自畫而不遠圖也孰肯至債負盈身而後出爲囊橐之計也翕翕焉其時效用豐豐焉竭忠報國凡府州縣官舉爲循良之牧不但如向焉甲科之多得人而已矣循吏之盛可齊唐虞駕三代豈止云掃除魏晉以來獎典焉已哉此猶以外言之也若在內則資格之外更增以獎焉陞遷論衙門是矣均一郎官也吏部之屬陟必崇塔禮兵次之戶刑工何嘗陟其津也均一七品也六科之任率多喬遷十三道次之評事等官何敢窺其徑也將以爲論年勞則歷任久近相懸職務簡繁互異也將以爲論賢能則庸劣恒切峻秩才望擢多常調也臣嘗訝之而詢其故咸云此各衙門舊規也臣伏觀祖訓曰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頑不敢相壓並無優待一二衙門之意也所云舊規不知出何典紀分明積弊當革乃謂舊規相傳可嘆也且國家擢官於以裨治也於以勸功也論賢論能論勞焉可矣一二衙門各占美缺吏部恒因以與之銓衡之義焉在爲官擇人爲國任怨當如是耶况惟辟作福名位之定當出自朝廷也可謂各衙門之竊據如是乎自有此弊以來將陞者每先請缺不以爲恥大用之始成於自營何以式倡百僚也既陞也視爲我例應得囊中故物之懷何以望感恩圖報之中也以例陞之人亦以例陞視之擢一人而多士不爲之勸矣國家以祿位激勵人才者不以此弊妨之耶鑽刺之輩奔迎擇官始進之不正者不以

之弊不正焉沸之止者揚湯也猶伏癰一違良醫心復終潰不見今每將戶刑工有志司官改調禮兵調之兵似也調之禮不知調繁耶調簡耶抑三部之政非機要不必賢才爲之耶果狃論好衙門之意耶夫論資格年勞古之弊也雖非所以任真才猶有意爲陞遷調衙門今之弊也無所爲而妨政多端弊且不古若矣况望古之治也哉此國政弊之大者一二衙門之便也彼方固守之若醫之利病者然孰肯言之亦孰肯除之臣欲其除之者非不欲其優擢也欲惟其人不惟其次惟其才不定其官也伏乞皇上天奮乾剛革自古所無之弊勅諭吏部自今以後京職遷轉不許復沿舊弊瞻黃提督不必吏曹也府丞寺丞

少卿不必科道也叅政叅議副使僉事知府不必分拘某衙門幾年陞某衙門幾年陞也懸虛位以待俊乂察政績以議陞遷果端公廉幹聲實芳隆也凡九卿之屬皆得內轉崇要惟取才不愧官功不負位而衙門非所拘焉苟非其人雖吏屬科道之年深者亦不槩轉京秩雖外而方面之崇亦不輕補而衙門資次非所計焉祇爲國家之便不爲一二衙門之便爲豪傑之便不爲庸夫之便陞一必足勸百而後陞之優也如此則獎典一清激勵自彰如此則凡厥庶官莫不以朝廷擢官無所拘也我能隨其所居之位而樹大勲皆可致大位而行道不爾雖任好衙門奚益也庸庸之念靡不奮而爲國士之忠孰肯仍前諉阻而苟延一官乎孰肯自恃陞格而矜倨玩愒乎孰肯不以國士自期待圖匡濟乎爭相砥礪之行達乎百僚凡非中人以下者

莫不相率爲善也雖豪傑之無待而興者亦恆其畏倍其氣焉
嗜進之徒雖驅之鑽刺求官亦不爲之竈薪措而湯不沸病根
拔而癰不潰講搶賄攘之風終不復作矣臯伊舉而不仁者遠
用此道也官以德懋位以功隆內焉得人之盛殆可並九官駕
宅俊豈上云革正昭代獎典焉爾哉噫論資格者儕類自重其
儕類也非國家設科取士之意也論衙門者津要自重其津要
也非國家設官分職之意也近來外而略援舉貢矣但用之不
廣何以回狂瀾於旣倒之餘取之不恕何以多得人於久挫之
後內而知論人品矣但要路叨俸之久者並未抑之而量遷散
局資望之最者當優擢而多靳是破格例而未盡去其弊公激
勸而未大定其典臣恐無以盡愜中外滌德之望久著鼓舞作
人之術也今當朝覲會試之期天下官員舉貢咸萃京師傾心
聖政伏乞天語叮嚀吏部盡祛徃弊一任至公仰觀國初之良
法永定任賢之大典播誥中外俾勿復以格例自阻惟當以忠
賢自進人才幸甚民生幸甚國家幸甚

修城疏

薛國觀

臣邑韓城古韓侯受封地也其勢濠水南纏龍門北拱黃河東
帶梁奕西襟中僅彈丸一土城週圍四里許徃不俱悉自嘉靖
年間重修甃石錯雜城堞土垣仍初歷年旣久雉堞頽頽自崇
正三年大寇攻圍之後地方官紳寧於寇患乃始議修城錢糧
無出一時衆議僉同申請上官議賣城中空閑官地共得價近
四千兩官紳士民分督管理庀材鳩工甃砌四門四城樓週圍
增高三丈許外面甃砌三尺之上又共甃砌堞一千四百餘堵
三尺之下仍舊土牆其形頗足自固錢糧用盡而工止矣後又

兩經大寇四鄉焚殺而闔城之內保全者修城之功居多也間
遇大雨連綿下土濕軟上甌頭重每有壓倒時費補修該前任
知縣陳箴與衆鄉官謂倒修不時殊非常計因議通行甌砌約
佑止再費萬金乃設處工資尤爲數年荒寇鄉民流亡不敢概
加地畝不敢空役民力止議照城中見在見任鄉官及鄉官之
後併大家富室查照糧石力量併各官階某一家先捐銀若干
再議將城中房店院基門面分別三等上等仍派見任見在鄉
官及鄉官之後與大家富室每任房店房門面一間再捐銀若
干至中人之家議作兩等量行咸輸萬金似亦易辦奈人情遇
難可責慕義事平率多吝惜更以勢力掣肘議論參差而城工
於是乎不果今邊腹多事綢繆陰雨至不可遲誰無身家性命
苟能合衆力以成城則金湯鞏固永無他虞甚無惜小費而忘
遠圖也矧前工業已幾半因之較省廢之可惜近見直省修城
各分修尺寸不必議捐銀兩者亦可做而行之也臣官階叨冒
過分家業有薄田三頃任地方官作何議派斷不敢稱苦稱難
稍後於人伏祈勅下該撫按從公酌議派修完工毋累鄉村小
民縣治幸甚

關中從祀補謚名臣疏

張邦俊

臣竊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大典是也大典者何則從祀與謚
法是也是故生明聖賢之道歿分俎豆之光此從祀之典爲理
學名臣而設也生竭報國之忠歿蒙易名之榮此謚法之典爲
盡忠名臣而設也兩者皆重典也典重則馭世者不得屑越以
輕之固不可濫有所予使鉅典被於匪人以開天下徼倖之門
亦不可靳於所予使潛德沉而不耀以阻君子爲善之路總之

期於人不負典與不負人以協於至當之歸而已臣關中人也其先詰有當於兩大典者臣得於師友之所闡揚記載之所考稽業已知之稔矣臣生於先詰表樹之鄉而不爲前詰以播揚之是臣有負於臣鄉之先達也臣當此講求大典之時而不求其人以充實之是臣有負於國家之盛典也用是輒敢效區區之愚舉其所知爲皇上陳之關中有應堪從祀者臣僅得一人焉呂柟是已關中又有應堪補謚者除鼎鑿重望朝野巨瞻如原任都御史溫純方在新議自當不吝榮施以表全德臣亦不敢混而入於補謚之列也其應補謚者凡得十四人焉雍泰諸臣是已臣謹錄其生平大概人各一欸開載於後以便磨覽如果臣言不謬懇祈聖明勅下禮部覆議俾應從祀者從祀應補謚者補謚使海內按籍而指之曰某也羽翼聖眞而得分廊廡

半席之榮也某也鞠躬盡瘁而得與易名華袞之褒也是諸君子不可無此大典也是人固以典重也又使海內按籍而指之曰某也從祀此有光俎豆者也某也易名此有光竹帛者也是大典中不可無此人也是典尤以人重也大典於名賢豈不兩相輝映合萬世而下動高山仰止之思而爲盛世廉頑立懦礪世磨鈍之一大機括也哉應從祀一人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簡呂柟應補謚者十四人原任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原任總制三邊兵部尚書魏學會原任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盛訥原任南京吏部尚書兼學士王用賓原任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原任戶部左侍郎張璉原任刑部左侍郎張撫原任倉場左侍郎胡執禮原任南京右都御史胡嘉謨原任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原任吏科給事中張原原任兵科給事中裴紹曾原任

兵部左侍郎鄒應龍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王維楨新議應謚
一人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

請增浙閩秦齊四省解額疏

前 人

臣竊惟天下之治天下之賢才共贊襄之天下之賢才天下之
賢書實登庸之故掄材者能因其茂盛而獎援鼓舞之此古聖
帝明王勞於求賢逸於成功之上軌也我朝世以仁厚培植賢
才迄今日多士濟濟爲王國植非皇上右文之化不及此惟是
資興之制量地爲多寡貢舉之額相時以衷益乃今者文運轉
移日異而月不同而海內名區其士人琢磨於聖化有聲名文
物迥邁曩時者如是而猶按舊圖以索駿也不幾於荆山有抱
泣之璞滄海多埋采之珠乎此臣妄不自揣爲數省之士代鳴
東顧之苦而以芻蕘之言上干大聖之採擇也蓋國初文明之

韓城縣志卷九

八

盛莫過於大江以西其自政府以至內外百寮印累累綬若若
皆豫章材也卽鼎甲庶常之選卓冠海內故解額視浙閩獨盈
五人在昔日多材之時廣取誠不爲濫則今日多材之地寡取
寧不爲隘乎臣請稽制而斟酌之今三年一比士天下解南宮
者惟江西九十五人耳而浙江福建則皆九十八此外河南八
十人而山東廣東各七十五人至於陝西不過六十五人而已
比歲南北畿以選貢不常時有增減而向以貴州文學浸盛奉
皇上廣厲天下至意特增五名近又振士氣以壯武備遼東亦
增五名矣則浙閩秦齊舉士之額久格於常例而不稍爲變通
非所以爲平也邇來鼎甲之盛莫如閩元魁之盛莫如浙宰執
之盛莫如關西而東齊得雋南宮者獨甲於江以北矣臣請於

浙江福建各增五人比江西之額也於山東增五人比河南之

額也於陝西增十八比廣東之額也人材之盛衰不可知惟折衷於會試而人材無道情矣臣不敢遠引卽以近二十年南宮取士之多寡衡之壬辰浙江四十二人福建三十人多於江西之二十六人矣山東二十九人多於河南之二十二入矣陝西九人多於廣東之五人矣乙未則浙江三十三人福建三十四人多於江西之二十人矣陝西二十二入多於廣東之四人矣戊戌則浙江四十三人福建二十五人多於江西之十八人矣陝西十三人多於廣東之六人矣惟是兩科則山東少讓河南耳辛丑則浙江四十八人福建二十七人多於江西之二十八人山東三十四人多於河南之二十四人矣陝西十一人多於廣東之九人矣甲辰浙江四十八人福建二十七人多於江西之十九人矣山東二十七入多於河南之二十五人矣獨是科則陝西與廣東差相等耳丁未則浙江三十七人福建三十三人多於江西之二十七人矣山東三十人多於河南之十七人矣陝西十九人多於廣東之六人矣庚戌則浙江三十三人福建二十六人多於江西之十九人矣山東三十六人多於河南之二十六人矣陝西二十人多於廣東之十四人矣夫南宮掄材多寡之大較如此則人文之轉移蓋可知也而稽以歷科之多寡可盡謂偶然之值乎浙閩齊魯冠裳鼎盛於一時猶云今昔互有乘除也至於陝西則尤有不得其平之甚者東西南北相距六千餘里則秦之封疆不爲狹矣會科多至二十餘人則秦之文運不爲弱矣且以今日大寮希闊之時自八座以至開府十有餘人而憲直無黨觸忌忤世邁軸林臬者不與焉則秦人之策勵而報王者不敢自後於人矣而獨解額之數不得與

廣東較隆而論列則華岳空同黃河渭水不其貽羞巨靈矣乎此臣之所甚不解也矧當此普天稱慶之時特施聖恩將浙閩秦齊四省量爲增額廣闢薪樵之途大開彙征之路則士爲四民之首其所舉手加額歡呼踴躍共祝萬年之聖壽者當首齊民而爭先矣

閩黨建祠疏

閩可塏

竊惟自逆璫僭竊國柄叅糾者一身九死則諂附者一歲九遷於是乾兒義孫爭先獻媚二三年來稱功頌德倡和建祠者幾半海內除臺臣甯光先所劾外據臣所知者尙有數人敢爲我皇上陳之創建三祠者李蕃也聞其天津河間眞定等處倡率士民攫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九拜禮呼九千歲目中眞不知有君父矣創建兩祠者李精白也三王之國不行迎送而德州建

祠親詣上梁何其悖逆如此且迎忠賢金像旗幟上對聯有云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明若居然以忠賢爲有道天子者稱頌何忍至此極乎乃若毛一鷺之建祠於應天與潘汝楨同一作俑姚宗文張翼明之建祠於湖廣大同皆爲害地方至朱童蒙延緩祠用琉璃瓦劉詔薊鎮祠用冕旒金像吳淳夫臨清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建祠毀民房萬柒千餘間江西建祠毀先賢澹臺滅明之祠諸如此輩上得罪於名教下播惡於生靈處以不赦之條當無同異者也此外臣未的知者尙多獨不可引退以謝清議乎然邪正不同爭建者固多而剛腸勁骨堅執不肯首事者亦不乏人臣鄉陝西省城鄉官生員無一請建祠者豈非馮從吾節義廉耻之教所漸磨者深乎內有一二武弁倡爲創建投呈撫按批行會議而強項之

知縣姜兆張力寢其事陝民之受福宏矣又聞山東議建祠鄉
官謝啟光程紹祉於列名道府中爲建祠而掛寇者猶有梁廷
棟沈梅王堯民其人也至江夏知縣王爾玉借熊廷弼賊事挾
其子索貂裘貂帽番布古董等物稍不加意赫以嚴刑致廷弼
長男自刎於獄及廷弼妻赴縣堂稱寃復將二婢去表責四十
板天下有此貪暴之吏乎至若德安知府李行志爲揚漣賊事
設印信緣簿且作募緣文不避時忌應山知縣夏之彥傾家捐
俸以助漣懸坐之賊而保全其妻子爾玉視之當愧死無地矣
前真定按臣宗師襲馬逢臯京通倉臣楊建烈皆以不媚忠賢
而降處例轉今逆璫已伏誅而忤璫之豸使所當賜還原職者
也臣又思逆璫用事時獻媚者爲固寵計猶曰不得已也令聖
明在上雅正業已分明而尚有譏訕鄒元標馮從吾之李中正

韓城縣志卷九

十一

非宇宙間一怪事乎鄒元標馮從吾之理學與楊漣之節義當
並峙爲一代斗山豈容輕議今其骨已寒其寃尚未雪中正么
麼邪類乃敢出位妄言橫肆詆毀必欲使逆璫有子而孔孟無
徒無乃徒爲奸人報復之計而自干名教已甚乎至若起廢一
事臣前疏謂當以忝糾逆璫者先與起用已奉屢旨而數月來
會推卿貳尙多依附稱頌之人則今日局面亦概可知矣其曾
經疏薦之沈惟炳劉懋皆力救楊漣力叅忠賢今且淹其啟事
吝一願官他尙何望哉聖主當陽而羣陰尙熾願皇上深察之
也

同鄉請馮少墟謚葬祭贈廕疏

解引槭

竊惟宇宙所以不毀者賴有道脉爲之維持道脉所以不湮者
恃有朝廷爲之風厲我國家二百年來眞儒輩出列聖表章不

遺餘力而我皇上神明御宇首重理學一時擢抑諸賢咸獲耀於光明洵承雨露而臣鄉原任工部尚書馮從吾者生前未竟厥施身後特蒙聖眷蓋已載荷明綸祇候部覆而其生平正學眞品猶未悉仰徹天聽臣等生同里閭且有及門受業者景行有年服膺有素敢不據實爲我皇上陳之從吾幼懷作聖之心獨任斯道之重雅操能嚴一介清風可振千秋方其讀書中秘時卽挺然以天下爲己任功名富貴不入其心布衣蔬食無異寒素而做人一說卓有眞見迨歷任西台執法不撓城狐屏跡壬辰大計嚴禁餽遺苞苴無敢及門者風清弊絕百寮肅然時神宗皇帝靜攝久從吾疏請朝講詞甚切直幾搜神祖之怒至於廷杖以聖母聖節輔臣力救獲免尋移疾歸環堵蕭然處之甚泰比再起巡鹽嗾政一清而且斥政府之私人忤政府意削

籍去林棲二十六載絕意仕途惟明道淑人爲惓惓台省交薦銓宰補牘章數十上光宗皇帝登極特起大理少卿將欲大用熹宗皇帝登極從吾始與憲臣鄒元標同出山時遼警急京師戒嚴廷臣爭遣家歸從吾獨挈家入都人心始安尋晉副都御史與掌院鄒元標同心秉憲台綱振肅又與元標悉心講學發明忠孝之大義提醒聾聵之人心士庶翕然從之京師首善地人知有學自從吾始也但以官大理時會議紅丸挺擊二案力持正義不阿時情言者遂借題禁學從吾五疏乞歸不俟終日嗣是屢推不起而逆璫魏忠賢用事忽矯中旨削奪折毀書院賣志以歿矣臣等查得我朝理學諸臣從祀孔廟者惟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四人從吾躬行實踐無愧薛瑄剖發良知有功守仁且其善利有圖獨挾性天之奧學術有辦力闡佛老

之非羽翼聖真楷模後學功尤在獻章居仁上蓋自少壯以迄沒齒無一日非悟道之時自筮仕以及投閒無一處非講學之地所謂正學真品不寄人籬下不傍人步趨出於沉潛之功優入仁智之域者也既已闢邪崇正操修可對古今亦且繼往開來姓氏有光俎豆伏乞皇上勅下閣部查照四臣例將從吾卽爲擬謚特准從祀以昭聖主崇儒之治仍勅該部將從吾應葬祭贈廕全典照鄒元標例從優具覆庶真儒無不闡之幽光而盛世有常明之道緒矣

崇寬厚之政疏

衛楨固

臣惟虞史之贊舜也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而維時則四方風動矣我皇上無一念不好生無一事不恤民寬簡之德不舜讓也而寇盜不息旱蝗時作百姓流離則何故此歸之劫運乎或

韓城縣志卷九

三

猶有人事不盡耶皇上惇大之政無窮而臣子責難之心無已謹摘其一二以入告臣待罪豫中知豫苦最悉百姓死於寇死於兵死於荒疫十去八九滿目荒涼言之傷心向也有人無地今則有地無人矣向也殺人而食今則無可殺之人並無食人之人矣賑濟無應手之粟催科無可加之人二三有司皆願爲百姓死嗟此子遺勢將何極勢不得不急議蠲賑以救此一方此蠲賑之恩宜急行者一計今日畿南山東一時督道州縣死難者何人寇陷河汝襄陽一時州縣佐貳死難者何人慷慨捐生節義所關臣不敢望賞延及嗣也但加一旌恤之虛名便可慰死魂而勸將來不然恐如靈寶知縣之杳無下落襄陽道臣之不知去向者比比也此恤死事之典宜急行者二適年以來

國滋滿皇上雖屢詔欽恤奉行者未必盡體皇慈察獄中有

以建言獲罪而情可恕者有爲地方受罪而才可用者有以別事掛議而罪可原者皆當開解網之仁宥使過之路使士大夫不至與罪人爲伍亦所以養廉耻培氣節也此赦宥之慈宜急行三堂構時修工作豈屬得已臣謂時詘不應舉贏凡一切應動之工無論大小緩急暫爾告罷省一分供軍前一分之用便畱民間一分之生時和可待工作俟之後曰此停止工作宜急行者四至巡方御史職司糾察若以簿書爲考覈便以有用之精神置之無用之地似當別有責成以明職掌臣並望寬無益之號件以課實功凡臣所言似非勦寇救時之事然元氣固而精神張培植根本誠宜以寬厚爲第一義也

添設神道嶺防兵疏

國朝 高辛傳

臣惟秦中自流寇蹂躪以來民不聊生萑苻時警幸我

韓城縣志卷九

西

清朝救民水火掃蕩賊氛各處設兵防禦民困頗蘇矣然西支延安兩府交界之區爲一省東北咽喉之地者名黃龍山其適東神道嶺此地係鄜延平慶孔道南通西安所屬澄白韓郃等處北通延安所屬鄜州宜洛等處誠四通之衝衛亦寇盜之巢穴也明季流寇羣聚盤踞實始於此彼時設有防兵虛名無實所以釀成大患乃今日防兵則尤有可議者防兵分駐各州縣距此嶺皆百有餘里每間有警鞭長不及兵至則賊已遁兵退則盜復聚是以出沒無常附近州縣屢遭殺擄官兵已或報捷矣究不能絕其根株若不扼要早滅臣恐將來滋蔓難圖所關地方非淺也伏祈 勅部確查舊例詳議良法於神道嶺復設防兵三五百名親以廉勇之將常川駐防以嵩責成突有土寇竊發使與鄜州防將知會合勦無分界限無彼此推諉凡地方

功罪直令兩防將共之則責成歸兵力合而土寇自當掃除
且此兵不煩另爲添設卽從鄰近駐防各縣者或抽或調均
亦自有原額之數按時給發仍嚴禁剝商派民此又臣所總
慮者也况兵丁駐防各縣勢分法弛未見防禦之功而每多
擾民之害何如移之扼要之地一易以偵探一易以呼應卽轉
移間而守禦有實效封疆可賴以永固矣

奏私派疏

前 人

臣惟地方設經制之兵原自有經制之餉無私派民間養兵之
例乃秦中私派民間使小民正賦之外辦草辦豆辦有本色復
勒要折色者比比而是臣謹就聞見最真最確者陳之一潼關
營鎮守經制之兵也一應額設錢糧布政司應於正額內給發
韓城縣距省四百餘里從無額設本色該營於韓城縣每年加

韓城縣志卷九

五

派本色數千餘石不載入簡明冊不筭入正額內無端而令瘡
痍之民奏辨起解守候交納竟經數月雜費賠累不止十倍於
正賦甚至本色到彼又要折銀使解戶呼天搶地無處變賣卽
變賣亦僅得半值害民妨農莫此爲甚年復一年將來何所底
止也布政司職掌錢糧該營會否知會此項私派該司何以慢
無稽察如已經知會臣不知正項餉銀作何銷歸也至如郃陽
澄城韓城等縣防守兵馬亦經制之兵也自應有經制之餉韓
城防兵僅二百名乃以私派里甲出米豆出草束日催月比民
無寧日更可異者復將私派本色計一年內折銀不止五千餘
兩竟充私囊仍令百姓挨門養兵是地方未受寧謐之福而百
姓先受騷擾之害矣且聞各州縣指稱買運草豆指稱供應大

兵私派私徵私折者不止韓城一縣嗟此殘黎寧堪此重困乎

伏祈勅部轉行督撫嚴查私派私折者是何經制藩司銷筭冊內果否開明額外加派之數正額之外因何時有私派並查奉私派充囊通同害民之貪肆無法者庶私徵之風少警而民困少甦矣

重師儒疏

賈宏祚

竊惟廣文一官勢處微末而古人重之者以庠序學校之官爲興賢育士之本誠得人以教士則名公巨卿時時興起其間所云師道立而善人多不可不汲汲也考明初盛時甚重學官之選故耆儒輩出凡文章大業如較書纂史典試分房皆得預聞禮待既優才品亦著甚盛事也其後稍益輕微以致儒風不振可教等官止爲老儒腐生銷歸之地日暮途窮苟祿爲幸求其振拔矯勵風節自敦以興起士類者蓋絕響至今矣今歲舉賓

韓城縣志卷九

六

與求士如此其亟也然而師道未立則多士不與多士不興而賓興歲舉則是所舉不副所求名應而實不應也臣愚以爲欲求真才先廣教化欲廣教化先重師儒按今在外教職例得陞補國學又添設翰林院待詔孔目等官亦取諸此與斯選者非不榮重也要皆積日計俸得之卽兼論薦錄亦皆空又無事實者也臣請 勅下提學各官留心諮訪其教職之中不分甲乙

明經果有敦修行誼裨益名教某事可風兼以博學宏文羽翼經傳著有成書可爲典要及教訓有方多士式化者卽開具實行並所著述轉達撫按持疏薦舉到部勘詳不謬俸滿之日方得陞補前項京官再照明初舊例得與編摹之在果其試之而稱職不妨量才叙遷不限以官其雖有文望而體制輕薄修飾詞賦徒釣浮名無關行義者不在此舉亦不得止憑尋常俸薦

以取京官如是則上以實求下不得不以實應師儒道重則頑
懦立興於以培養士氣教育英才爲

國家收作人之效者將必由此矣

請復延綏節鉞重臣疏

衛執蒲

臣以章句迂儒生長秦疆考古酌今知三秦爲天下肩背而延
安尤三秦上游其安危關係甚重臣目擊情形籌畫有素當茲
秦疆甫定臣就要地需人起見敢敬抒一得之愚焉臣籍關中
治屬西安而與延屬切鄰備悉山川險要幅幘寥濶其地北接
沙漠古稱河套舊疆東至黃甫川則神木府谷吳堡以黃河爲
界乃秦晉之咽喉也西至定邊則安塞保安沿邊各堡與寧夏
之花馬池接壤乃三邊之要衝也南則鄜州中部宜君洛川等
邑與慶陽之河水寧州西安之郃陽白水澄城韓城各爲界又

韓城縣志卷九

七

有黃龍山之峻險綿亘硃砂嶺神道嶺之萬山叢沓延袤數千
里地大而荒人貧而稀每爲鄰寇出沒無賴淵藪考稽歷代唐
有郭子儀鎮撫其地宋有韓琦范仲淹後先經畧明季設有延
綏巡撫一缺雖駐劄榆林而以延綏爲名者不時或巡或駐則
延安綏德皆要地也故藉以平時彈壓有事戡定爲最要者我
皇朝定鼎之初仍以撫鎮並置爲經緯重寄迨後四海蕩平全
陝分藩爲二而裁併延撫以隸西安誠因時變通之法也但計
省會而歷延屬往返月餘時平尙苦鞭長莫及頃自吳逆叛變
柳溝遊擊李師膺首爲倡叛定邊副將朱龍接踵響應一時環
慶山寇沿邊窮民在在蜂起僅有榆林鎮城文武固守援兵立
至方保無虞而綏德延安首被淪陷其州縣同時十有六七俱
遭殘破豈逆賊之果有千萬精銳耶蓋土著無良聞風波靡由

十餘年來無節鉞重臣攝服故地以至此地雖有營汛兵皆單弱自有守令習狃文墨其何能制卒然之變哉幸籍

天朝威靈赫濯遣平逆將軍迅掃恢復克奏膚功出斯民於湯火又特移雲貴總督四川巡撫二臣暫駐延安期盡安撫綏寧之事今經年餘小醜盡皆逆迹四民俱已安業而灰燼之餘尙多驚魂未定其暫駐督撫不日終歸彼任曷若仍復舊制撫臣俾有尚責於以表帥將吏撫輯殘黎不惟耕鑿良民永安化日卽有鷹隼反側盡皆革心延郡安則三秦俱安誠久長安治之急務也臣非不知節省錢糧之時何敢議設重臣但思一時之俸食所費有限而半壁之保障關係匪輕臣切本省地方之慮猶小上爲 朝廷封疆之計甚巨也

應 詔陳言疏

劉蔭樞

切見我

皇上臨御三十餘年孜孜求治久而愈殷近因地震水溢日食諸災變諄切下 詔使人盡言臣少不習天官之書測驗之術如洪範五行傳分配休咎何敢穿鑿以對然臣聞古人之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天心仁愛人君出災異以驚懼之人君實心修省克當天心則災異化而爲禎祥此不易之理也因時救弊各有所宜臣不揣愚陋謹擇三事冒昧陳言惟

皇上採擇焉一曰肅綱紀古帝王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萬事之煩不能以一人理也故立爲綱紀以統攝之使小以承大卑以承尊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九州之廣可使之如一家萬民之衆可使之如一身此所以不勞而成治也今天下久安矣

皇上行寬大之政與天下相休息而承流于下者因循久而爲

怠玩怠玩久而爲欺蒙如州縣揭府聽者有之府司互揭者有之是卑不承乎尊矣河南百姓塞縣官之門平陽百姓圍縣官之室是民不統於官矣督撫藩臬不究其爲是爲非立行剖斷爲之

上聞而隱忍姑息官民上下使之取和此可謂綱紀乎刻假印者累累行假文者若若錢財千萬驅之入手貢監職官居然竊受及發覺之後執法者不雷厲風行剪除奸宄而借言脫逃案候緝拿便爲銷案此可謂綱紀乎伏祈特渙

嚴綸大爲振肅一曰核名實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者名也功者實也徇乎名則人皆求名而不務實核乎實則人皆務實而不求名名實之間人材之賢否庶事之廢興生民之休戚所從分也

國家立法之始何事不責乎實乃久之而壅蔽生焉如開荒授職實也而買熟以充荒拿逃加級實也而賄主以中逃招徠流亡實也而取數於現戶積穀救荒實也而侵欺以虛捏以至荐卓之實在獎善糾秦之實在警貪而今之列荐贖者果皆賢才掛彈章者果皆不肖乎以數千里之地畀之督撫藩臬數人愛憎由心高下任意六卿不得查辨科道無由指摘而名實之失真者比比也考漢唐刺史郡守或遇事不治或舉人不實立行罷斥十年以來督撫藩臬因辦事舉人而去者誰乎伏祈

乾綱獨斷大破積習然臣聞獨斷者必先兼聽此臣聞言路之說所以連類而進也一曰開言路從來事君者期如堯舜止矣爲臣者求如禹臯止矣虞書數篇唐虞君臣之言盡載於是迄今考之爲都俞者半爲吁咈者半可見從古聖哲之垂教有不

明目達聰而能每事盡善者也我

皇上好問好察上同虞舜未嘗不樂聞讜言但三十餘年來
聖德日以新大業日以盛慮周萬民而智出物表處其下者自
覺無裨於 高深也故公卿大臣將順而已隨事納忠無聞焉
科道言官或摭拾煩細以塞 責或緘默終年而不語有
君無臣非所以法古而傳後也臣思人才何常敢言之氣亦在
作之而已今庶民百金之家必養貓以捕鼠養犬以吠盜邇來
部臣不思平心度物虛懷觀理每於議覆章疏之時非云有故
而來則曰營私而至一筆抹倒槩無短長是養貓犬而縛其爪
牙剪其唇舌無惑乎鼠盜之行也伏祈

勅下言官藹有所見不拘忌諱爲之直陳及部覆之後如有未
平許其申論庶乎有懷思吐效忠者衆矣然臣猶有請者古之

韓城縣志卷九

千

聖主上自師保下至左右侍從工技藝事之人莫不盡言故能
日聞所不聞犬開言路而專責之章奏將有十不得一者矣何
也人臣具本六部議之天下傳之有隱諱避忌之處則懼而不
敢書又

乾清奏對嚴若帝天執法在前糾儀在後能奏無失詞者鮮矣
從古勵精之主早朝之外間有晚朝引之便殿略尊嚴而爲和
霽人才賢否民情利弊政事得失各吐所見遇陞遷除拜之員
率然召見與公卿雜論於前此博聽併觀之一法也伏祈博求
中外直諒多聞之士置之言路每月內倣此意而一再行之不
惟聞見日博有益民生政治之大抑且時近

天顏習察其奏對才俊者得以表見其長而庸懦者不得掩護
其短百官之賢否又不待辨而自明矣

其稍知愛鼎者自行約束而貪墨不肖者猶陽奉而陰違也臣
查定例內州縣官私行徵派與上司各官不行糾察者載在條
例處分甚嚴但法猶器也器具而不用久而必敝法立而不行
久而必玩祈

勅下督撫嚴加申飭將從前積習永行斷絕則橫索去而民樂
業皆

皇仁之推廣也臣亦知臣所言者皆有定例遵行在案但伏讀
恩詔煌煌謂現行事例不便於民者令督撫詳察具奏仰見我
皇上明燭萬里知現行之例誠有宜因時而變通者也

秦豫濱河衝坍田地宜行核額查黃河在秦者由龍門出山南至潼關將三百里高原田地常無水患獨堦下濱河灘地東西相望遠者三十里近者將二十里除河水經流之地原無錢糧其去河稍遠之處俱照中地起科河之在豫者自滎澤出山東至虞城將五百里堤內中地常無水患惟堤外南北相望遠者二十里近者十餘里除河水經流之地原無錢糧其去河稍遠者俱照下地起科河性激怒常好灣曲而行一經掃刷動至數里坍入水中是地既去而糧仍存也有司各官以分數計之不及十分之一又漸次衝坍與衝決不同不敢具文報災督撫坐鎮省會何由周知臣思我

皇上一行蠲賑動至數百千萬豈忍濱河百姓獨有向隅祈

韓城縣志卷九

三

勅督撫細行查核量爲豁減賠累去而室家安皆

皇仁之推廣也一在秦現役馬頭當奉行禁革查督催正項錢糧有催頭糧長民樂自應此海內所同也獨秦省自故明以來催頭糧長之外有現役馬頭名色每里分爲十甲十年一輪週而復始時行時止莫可稽考三逆變亂而後軍興劬午接濟一時勢所必需然此時所辦者皆公事也事平之後相沿未革不肖有司巧爲侵漁彼不立私派之名而令民間自派每里報殷實大戶數人常在衙前供役假辦公之名爲濟私之計現役馬頭均令辦應臣查別省州縣正項之外亦有必需差徭然皆爲數無幾闔縣公應民不爲苦獨秦省十甲輪流是一年辦十年之事一人應十人之役故民當應役之年計其所費倍於正賦

皇上軫念秦民災傷百法拯救地方大吏三令五申時行禁飭

序

史記自序

漢司馬遷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鄙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西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古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是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

韓城縣志卷十

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子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

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發施已然之後法之所

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

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夏日登韓城門樓序

唐王勃

下官狂走不調東西南北之人也流離歲月羈旅山川輟仙駕於殊鄉遇良朋於異縣臨勝地陟危樓放曠懷抱驅馳耳目韓原輿曠昔時開戰闢之場秦塞雄都今日列山河之郡池臺左

右覺風雲之助人林麓周廻觀巖泉之入興則有驚花亂下戲鳥平飛荷葉滋而曉霧繁竹院靜而炎氣息賞歡文酒思挽雲霄人賦一言庶旌六韻云爾

夏日登龍門樓序

王勃

夫益者三友助道術可存同心三人助金蘭可浴况乎詩書舊好被樂廣之高天鄉黨新知掃顏回之陋巷尋勝地敘清蕪脫野客之荷衣入幽人之桂坐榴花浮酌對文章而無憂葛蔓調弦撫鐘期而有遇旣而南方夏晚北牖晴開中園之弱柳含烟曠野之陰雲蔽日低虹飲水向溪谷而全斜戲鳥凌空狎林亭而半度興含情逸共敦行役之期擗管含毫獨擬晉人之序

贈知韓城李居敬序

明薛瑄

韓城古韓國也居河山之間地廣民衆先時爲邑者率多與吏

韓城縣志卷十

四

民不相得連以是去人皆謂其風土剛勁民好伺察其長上之失而中傷之關陝邑之劇而難治者必曰韓城云今令李公居敬以鄉貢進士來知是邑始拜官時人皆以韓城之難治如前所云者爲言居敬不以介意及到官痛刮剔官府里閭宿弊潔身以先之祿食外一毫不以漁民自奉甚儉至馬不食粟澹如也檢餘吏卒非公故不得出縣門人以賄交者悉皆拒絕民有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辭氣懇懇出於誠實民爲之感動信旣在民凡事不待督促而集賦稅以時里閭無事居敬在官始終如一日由是僚吏民庶皆服其廉公聲稱之美著於遠近及九載考績將去民恐失之不約而合辭乞留者千百人藩臬以其狀上朝廷以民之安之也陞秩俾還所治居敬固自恃不易民之信愛益深予謂天下古今人心一也

獨韓城之民難治豈理也哉吾以誠感其民民亦以誠應吾以智籠其民民亦以智應猶影響之於形聲也切怪長民君子誠之不足而歸咎於民之難治殊不知自求其誠使持身之廉處事之公一出於誠人將信愛之不暇又焉有不可化之民哉韓城之民前日之民也何前日之難治而今日易治乎由居敬知民不可以智籠可以誠感故其持身處事者皆不敢舍此而取彼積其誠信之久民皆愛慕不已將去而猶懇畱之尙何難之不易哉以是知天下古今民心皆同有民社者勿謂其難治但當責其治之之誠未有至焉耳如有不信請質諸居敬云

禹廟序

左懋第

禹貢載壺口而水不與禹爭然猶有激盪震動之意焉至禹門而制於兩峽投其所適行安矣余壬申冬來知韓城其地秋九月以至春二月不雨披志縣東北六十里有所謂禹門者禹門

韓城縣志卷十

五

之上禹廟在焉余穆然而思神之至者其精不息物之大者其氣必神違禱之天部衛公家其址相與登禹門以望兩峽山巍聳千仞從斷兩崖直下至底斧鑿痕可指黃河水出其間折東南而下蓋門也夫若有鬼神之事焉昔二月廿七日禱輒雨三月初八日雨十二日又雨天部公揖余曰禹之靈也廟狹且圯請新之余穆然曰禹之德在萬世又庇吾民食其福者不忘其本此君子之言也登禹門不念禹古人見舞大夏則美之而雒澗之思伊何人哉序之以佐其成

乾惕錄序

辛全

本朝正學識者謂河津餘干足繼曾鄒濂建蓋以其卑不功利高不虛無不雜日用庸行而透性命之宗也近世頓悟說滋士

鮮實詣身心視世人而若下議論每凌先民而上之余思挽焉而力莫之能也近得韓城晉德明而賞心焉德明地近河津學宗河津著有乾惕錄以闡道真與讀書錄言言互相發也河津有知亦將以莫逆嘉德明矣或曰言肖河津易行肖河津難請以行而觀德明全曰否否言堯之言而不行堯之行者有矣夫有不言堯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德明受質恂謹居家孝友持身廉靜躬行允蹈蓋非止言河津之言者也或曰道無終窮學無止法其爲人也寧可止一恂謹一孝友一廉靜而已乎堯舜猶病支王望道未見孔子何有於我何爲也哉蓋人必躋聖學必達天始可立兩間而無愧也余心折其言書之壁以自警並書德明書簡端願與讀德明書者交相勉也

募建馬公祠序

唐桂生

韓城縣志卷十

六

秦鑿涇水而鄭國得名漢肥關中之地引渠溉田而靈軹著談者美之於今爲烈嗟乎有以也夫蓋水之爲利害也大矣轉害爲利因利而導俾民間多得穀無旱乾之灾此固上之人從不知爲下之人畏難不肯爲卽欲爲之限於力睽睽焉望於上而不能爲一旦功成於艱利溥自上民乃歡忻感激繼之以泣曰此我公之所賜也能忘我公哉故有以公名堰者矣有以公名坡者矣至於亭障橋梁往往以公名而要惟水利爲大故或生而祠之歿不能已歲時享祀而黃童交走此亦人心天道與韓之爲邑也山周水匝田塍互出江以南吳楚間似之而邑西六里許爲土門有渠名馬公馬公者宰韓而鑿石導水溉田若干畝事竣建二亭山水間布政薛公爲之記梁山人元亦有焉循跡而求之公往矣精神不沒風流宛在宜韓之人不能忘也舊

有祠在渠上年遠迹湮是不可不踵事而創成之也祀典不
乎有功於民則祀之今馬公之澤在後世觀梁薛二記其任勞
莫貸之情與民休息之意雖百年猶一日匹夫尙知慕義况賢
士大夫乎余蒞韓於民無所加雖心力之所及亦不敢惜要徒
能慕蘭而不敢望固其果堪爲士庶倡乎然是舉也韓人自樂
爲之顧成在邇亦無事余之譏譏爲也茲捐俸如左併爲序

彙輯左蘿石先生韓城集小引

賈締芳

先生奉使不辱以身殉國炳炳大節照耀千秋故其片語隻詞
流傳人間見者靡不珍若拱璧而於絕命一詞尤不啻視如文
信國正氣歌焉蓋神龍片爪見者艷重先生如是人物宜乎當
世之重其人並重其言也矧其學術正大手筆堂皇一切述作
無非經世立教之旨本自可傳可誦與顧其四歷諫垣總制徽

韓城縣志卷十

七

寧時章疏奏記小子締芳未獲讀也惟是筮仕吾韓時所著韓
城集崇儉書蘿石山房梅花塢詩者皆先生經濟性情之言精
神命脈實於此寓先君子於蘿石山房謹珍藏之雖更兵燹不
敢失墜每庭訓不肖兄弟輒出之以示爲之詳道禱雨祛虎勦
賊守城社倉訓俗及教士尊經而文風丕振事令人數十載後
尙如睹當年之盛焉蓋先君子以應童子試受先生知得親炙
其丰采而詳其經猷之梗概故其爲御史也首請旌表以勸臣
忠致政歸獨建祠宇於梁麓蘇中郎墓旁仍請邑君正其常祀
良由得之觀感而信服者深也而尤惓惓以諸集爲慮小子締
芳佩之爰手錄諸本一一較正魚魯豕亥之訛庶幾少減顧各
自爲書竊恐觀此失彼未足以窺先生治韓大觀也不揣固陋
僭依先生集式彙爲一書顏曰左蘿石先生韓城集中分六卷

而未附以絕命一詞蓋雖非先生之全豹然嘗鼎一臠厥旨可知後之君子欲識先生之真學問真經濟而則效者求之是書焉可耳卽欲觀先生之所以殺身成仁磊落大節照灼千秋者亦於是求之無不可耳崇儉書小子締芳體先子遺志已專粹行世矣全集梨棗非寒士力所能辦謹什襲以藏俟當世之大先生云

代壽吳邑侯序

吉庚

侯治韓半載諸弊釐革善政嗣興于是韓之人士安于庠農安于野商買安于市莫不熙熙然皆有一賢邑侯於心而思欲歌祝之者今子月十七日逢侯嶽降之辰乃先期走使至都下徵余詞且告侯新政焉余曰申上諭乎曰然黜現年乎曰然汰冗役乎曰然行戶猶昔乎曰否侯性淡素需用固無多也物雖取

諸市沽而期日發值依時貴賤且公私互有鈐籍買辦者不得爲奸矣聽斷不爽乎吏胥不擾乎曰然明不可罔慈不忍欺遇事詳處無有不慎雖被罪者不能有異辭也詞先自拘繼以紙皂果抗違者必合鄉地隣佑同質而後改差大都差八十無一二焉余曰猗美哉所謂潔已愛民衆母而神君者乎斯不亦足以祝無疆而祝無期乎曰未已也奸牙盡逐也豪猾斂跡也請托不行也余曰然侯固介介者也侯以戊午登賢書於余有年龍聞遊都中有日矣會未辱一刺謁遷後乃得接見其容貌辭氣類和易近人而與語移晷卒不忍干以私侯固介介者也抑余又聞其戒崇飲勸積貯禁喪樂申明保甲警飭遊閑此尤有關於民生風化之原者告者未觀其成不知其爲善政之大者也夫侯本吳姓爲南都望族本支科第四十餘人鼎甲元魁仕

至九卿者後先相望侯以異質承乃祖天部公暨太君明經公家學其文章經濟久揚詔於名卿鉅公間今其新政又嘖嘖韓士庶之口余又何訥然余竊有願焉願侯力精無倦進韓民於觀化之成願韓民服教順則相與勉循於善政以無孤賢侯至意則爲禮義之俗矣是侯之心也夫是侯之心也夫當爲我傾一觴

記

西尉廳壁記

唐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尉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論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泄王爵則士義周是以古人之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

韓城縣志卷十

九

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椽曰尉是以名至於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啟宇窮地闢土列縣出於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繁次繁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之最畿縣僅於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於百鄭縣爲之最繁出於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於繁之最非最之繁無與焉繁之最次於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於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於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繁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

貢者雖三員同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曰

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誅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卽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成務尙繁刑未大措獄尙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於左其或先於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於鄭皆繫若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

十月十五日記

河濱靈源王廟記

宋陳振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典章文武炳然一新正郊邱以辨兩儀廣宗廟以嚴九室興明堂以備配位之典祠太一以蒼靈貺之符明德卹祀咸秩無文旃鬻駿奔罔不祗慄神祇祖考旣已安樂之矣而復以聲制律而樂和以身立度而禮節琢玉以成寶而文采彰鑄金以象物而基本固前世之所廢而不講後人之所忽而不問發明誕告悉出宸翰詔令一下不日而成於是卿雲呈祥靈光薦休膏露零滋朱草騰色嘉禾之秀羽物之翔凡廣古之所未嘗記者連章累牘奏之闕下頌聲洋溢周於四遐徽

猶來王氏羌入貢黔中嶺表龍水播川遺酋羣醜解辨屈膝而
願爲臣妾者蓋不可以數計古之所謂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
寶人不愛其財者具見於茲故一事之舉一物之來類皆付之
史官刊之琬琰銘之鼎彝紀之以編簡載之以竹帛自堯舜三
代典謨訓誥之書未有若此時之盛者也惟此洪河自大觀以
來變濁爲清者畧有三焉乾寧保平率以累日惟二年冬見於
同州之韓城邵陽其袤百里其久彌月詔遣尙書郎臣張勣持
祝往祭旣抵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風凌雨剝頽圯殆甚懼
不足以尊顯靈德上副一人誠報之意故已事而還請新廟貌
詔可其奏旣賜幣券以經其用又出大農之錢以助其不足鳩
工飭材一不在民庀事於正和元年秋八月之壬寅落成於二
年春正月之甲子凡爲屋之楹三十有四堂崇以延門嚴以闕

有廡如掖有屏如植邊豆之設有位侍衛之列有所輪奐丹雘
儼無不肅乃賜靈源爲號因命擇詞臣而記其事部使者狼以
屬臣振臣振不敢以荒菲辭竊惟洪範之數兆於五行五行之
證原於五事自親聽貌言思之近推而廣之至五福六極休咎
所報之遠若符契然豈人力也哉夫堯以水土耒耜吁謨而命
禹禹以百姓未安履其身而告功九年而泝水平土作乂考其
績用固非人力而所爲者可不歸之天乎使百姓戴天而居履
地而行力農而食日用而不知可不謂之神乎澗溪潢潦之卑
朝盈而暮竭有欲澄之者猶不能清况崐崙萬里之勢數千年
之久敢自期於身嘗而目見之乎非有作之聖人其孰能與於
此今皇帝道德之妙蟠極上下精誠之微昭格幽顯凡所以
設注措一出於獨智百辟勳士曾不足以探識其奧而四方

里鼓舞震動化貸成就亦罔知帝力之所加豈天之神與禹之智舉在是歟福物之報固有由爾顧一河之清惡足以盡之而惓惓不忘者亦以昭景命頌純嘏奉上帝之錫美而已竊嘗以傳記考之河千歲一清其應在人君壽考天下治安今接歲三清應益昭著自非膺聖撫運溥博淵泉通乎高深何以及此是宜有以鋪張闡休揚厲偉蹟而詔乎無窮也如臣鼂壇之陋顧安能識咸英之太和而謂達之姑以區區之見述其萬一而預榮焉臣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皇帝臨御十有三年禮制樂作典章粲然道德之妙格於皇天景星慶雲膏露醴泉諸福之物克臻其全大觀之初潞河三清乾寧保平郃陽韓城有泓其澄有光其榮詔遣臣勸報祭惟精乃新其宮靈源其名郡縣奔走累月而成神歆其類既安且寧皇帝有道山川受職珍符來覓惟神之錫皇帝有道受福無疆神之聽之德音不忘簿領臣振預榮釐事作爲聲詩垂千萬載

修太史祠記

尹陽

太史公爲紀錄之宗表表而矜文辭者皆不能出其囿吾得觀其書矣至于廟像冢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和七年秋予始官韓城尋遺訪古乃在小梁之南芝川之西得太史公之遺像焉予咨嗟而致式之因低徊周覽則棟宇甚傾頽階阼甚卑壞坻隧甚荒蕪惟是享嘗缺然不至予乃愀然發喟屬諸耆老而告之曰司馬公文爲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爲繼述之淵而所藏不能去荆榛今洪河汨流漾乎前也中條崛起時乎東也河嶽深崇氣象雄渾公文實似之而冢廟卑痺如此其不稱公之辭與學也甚矣猶不爲邦人之耻歟予乃率芝川之

民擇其淑慝而好事者凡一楹一桷至于瓦甍門疏之用悉以資之卽公之墓爲五架四楹之室又爲禋屋以崇之旣宏旣完矣於是直榮光之澳覘禹鑿之山面汾陰之睢縱望遐觀豈不快哉嗚呼惟公之文大肆于炎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力曩屢實幹造化欲談而悉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其下葬於茲豈非洪河巨嶽實稱公之文也哉乃作述事享神之歌俾邦人習之歲時以樂公之神其詞曰公詞有如黃河流黃河吐溜崑崙邱上貫星纏經斗牛下連地軸橫九州崩崖搏石轉湫流騰煙跼霧飛蛟虬邇來宏放三千秋班沿范襲非公儁公鑿混沌開雙眸力敵造化窮冥搜公祠惻淡連古邱薨摧瓦落風蕭颯我獨來兮爲公愁新公祠兮去榛杞穀甚豐兮酒甚旨民髣髴兮公燕喜韓之原兮山之趾雲亭亭兮河瀾瀾公之來兮歲豐美雲爲車兮鸞爲轡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沒兮風不留公曷往兮俾我憂

重修漢太史公墓碣記

金趙振

嘗考漢史司馬太史公生於龍門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以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焉於是遷仕爲郎中父沒三年而爲太史令乃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上協六經馳騁古今不虛美隱惡可謂命世之良才及其卒也葬於梁山之崗至今韓人享祀不絕惜乎時代歷久舊塚傾頽今春姚定乃率里人命工修復其意欲以光華文史之風激勵衰鄙之俗屬余爲記但以文荒才謬爲愧堅不獲辭直書月日耳

臣聞諸先儒法始乎伏羲而傳乎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聖相承而守一道西漢賈捐之乃謂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蓋以謂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歟抑堯舜之德禹以功歟傳子傳賢出乎天與孟軻氏說之詳矣堯有聖德舜有明德而禹稱絕德堯成盛勲舜有大功而禹則萬世永賴而復克勤克儉不伐不矜聞善則拜見有辜則泣故柳宗元塗山銘曰德配於三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由是觀之則大禹之功德於堯舜何間焉祀典曰能禦大菑者祀之能捍大患者祀之禹之平水土也挈天下墊溺之民而寘諸安平之地又奚翅禦菑捍患而已哉歷代綿遠祀禮沒疎積習成風漫不加省有人於此慨然於廢弛之餘廣其廟貌以極崇

韓城縣志卷十

古

奉得不謂之賢乎今道者姜公其人也公名善信河東趙城人年十有九挺身道流師蓮峰斬貞常結居王刁涸籍有道價屬陝右兵亂士大夫避地者往往衣之一日語及禹門神祀因兵而燬惜無爲經畫者時公侍側乃潛有興復之志師亡公卽抵其所愜其舊制而將益之鳩衆議工其鴻基鉅址當疊以大石而無隙可攻俄沙其際沙盡石乃可出人咸以爲異公精誠感發助役者多自負所食不遠千里欣欣躍躍若神使然肇基丙午而落成於壬戌爲殿五楹其門稱是兩廡間架各十有八寢殿營於其後別爲道院殿則有四方丈雲齋無一不具又廣構神祠凡可以爲國祈禳者悉有香火之奉甫西河壩卽看鶴樓之故基爲起石各巍然百尺河山勝概千里一目亦天下之偉

觀也在藩邸熟聞公名而詢之言多應驗卽位之初三見

徵聘公奏對平實中多裨益陞辭勅賜宮曰建極殿曰明德閣曰臨恩仍命大司農姚樞大書其額以示歸榮別遣右相張啟元詔公鶚爲文以記臣聞命悚然曰三代而下世教不明中材庸士不爲淫祠曲祠所惑者幾希道家者流作大緣事以事所事分內事耳若夫追崇往聖不憚勤苦曠日持久爲衆人之所不能者蓋亦寡矣吾皇眷知爲賜嘉名誠盛事也臣謹奉詔拜手稽首而爲之銘曰維禹之功庇民無窮維禹之德配天無極世衰道喪事及淫祠明德之遠誰其思之粵有斯人是宮作新爰居爰處至誠感神聖皇簡知嘉名是錫金石載書用彰厥蹟龍山蒼蒼洪流蕩蕩神功永賴國壽其昌

重修漢太史祠記

段 燾

治城之南里僅一舍有鎮號芝川鎮之陽道之右有塋曰漢太

韓城縣志卷十

五

史司馬遷也內樹貞珉歷更劫火年紀綿遠辭翰剝落弗可考也後存巨塚互嵌山石刻諸新詩雄文乃宋金鉅人魁士之作也按史記自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去周適晉後隨會奔秦司馬氏入少梁先生之祖喜授漢五大夫生談嘗爲太史以是推之西河猶先生鄉也葬於此者似有由焉宜差羅里從仕愛賢好古延祐甲寅來監是邑構其祠俾韓民以奉祀事落日求予以記之予應之曰先生之出處載在史傳昭然可見若蔓其辭則爲贅矣因歛衽而歌之曰梁山西倚疊翠光河水南下霜練長漢家作德威彼蒼鍾于俊彥弼武皇先生挺出坐玉堂以直秉筆稱賢良河山英秀天復償一邱黃壤埋芝陽歲華綿遠幾星霜因訛準謬成荒唐我公奉命來帝鄉下車都此心

帝皇構祠潔爾修蒸嘗薦新黍稷惟馨香它山伐石勒銘章

于厥後俾勿忘

重修儒學記

明薛瑄

韓城卽古之韓城襟帶梁山大河爲今陝右大邑學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及學舍創造旣久皆有弗治處河南湯陰王鼎以貢士來知縣事旣勤庶務尤重學政自大成殿以及兩廡神門神庫神厨有圯溺者悉完理之重作明倫堂東西齋俱增舊兩間擴明倫堂後地作退堂一所生徒退室悉修葺焉上木蓋瓦級磚繪飾壯固鮮彩經始於天順五年正月至八月訖工廟學旣新又申舉教條以勵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予文予惟爰自隆古聖神御極未嘗不以學政爲先蓋以人之性出於天而性卽理也理無不善其氣質則有清濁之異故不能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復其初聖神君師億兆必治而教之俾氣

韓城縣志卷十

六

質清濁不齊者皆有以變化之而復其性若唐虞之司徒典樂夏商周之庠序學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當時治化人才極其隆盛時至東周學政不修有若孔子之大聖雖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其教人之法曰仁曰性與大道之類則皆本於復性故顏曾思孟皆宗其教而與乎斯道之傳及孟子沒性學不傳漢唐間雖或建學立師而教人之法則異乎古矣至宋周程張朱真儒繼出大有以發揮堯舜三代洙泗教人之法雖亦不得施之學政而性理以之大明我皇明統一寰區大興文治內自國都外薄四海莫不建學立師其學政則純用聖賢教人之法治化人才之盛聿追隆古夫豈漢唐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列聖相承咸重茲道數申勅天下以時修舉學政勿俾廢弛今韓邑王尹

祇若上命克舉學政如此爲生徒者其深體聖朝隆古教法究

濂洛關閩之學以上邇洙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必由經窮理以復其性爲臣盡忠爲子盡孝與凡職分之所當爲者無不盡斯於人才風化庶幾有裨於萬一而王尹之興學亦與有光焉於是旣叙其事復繫之以詩曰惟梁有山惟邑有韓韓城之學王尹是完完之伊何蓋瓦棟宇神有妥棲士有息處釋奠考業旣飭且釐媚學之子性道是資道體於穆曰命曰性性該萬善全昇神聖神聖在昔極建教敷唐虞肇迹典樂司徒延及三代教法隆備聖賢相傳千載一致蓋人之稟理一氣殊明誠兩盡斯復其初夫何前季相傳晦昧學名則同學實非是遠我皇明道際嘉亨學建內外復性是崇茲韓之校有成斯役磨石纂辭以示無斁

陝西東路餉道記

伍 福

韓城縣志卷十

七

夫禦侮必主於用兵而用兵必資於供億故舉三軍之衆制猖獗之虜匪戰則守其於供億豈一州一邑之所能立辦哉必仰給諸路飛輓而後克濟也陝西自成化初胡寇屢爲邊患邇年復大集河套侵掠內郡遠近騷繹皇上以命文武大臣提重兵駐鎮榆林爲戰守計而戶部侍郎陳公巡撫陝西左副都御史馬公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余公以軍旅供億仰給諸處道里險遠難致是慮乃合陝西藩臬二司左右布政使朱英按察使宋有文輩僉議以陝西西路之運則由長安故道以達延綏而河南山西陝西東路之運則取道同州郃陽韓城宜川延長延川清澗綏州米脂直抵榆林地不迂遠飛輓易達然駟遞之途噦嶮隘束高踰山巔下涉水涯崖阻石闕而韓城之麻線嶺者爲尤甚苟不修治使如周道地勢雖不迂遠餉餉其何克濟耶

於是役事屬右叅議嚴君憲僉事孫君邊吉行視隘途而脩
治之乃懸墜山刊木之傭募其力揆攢鑿撞掘之用庀其工具
昇輦舂錘之器膺其要程督犒勞動而弗怠說以使民遐邁全
集故自邵陽韓城以及米脂榆林歷州縣凡八九次舍不下六
七十以里計者千伍百有奇途之並山當谿頑石萬狀凹者凸
者兀者銘者磊硯傾波翻獸蹲熾炭烈之嚴醃沃之潰爲埃
煤一簣可掃或斬高山或堙絕谷橫巨梁以臨深易沮淖而就
燥遂使詰曲稜層變爲坦夷昔也轍跡不通今則諸處輸運之
供輪蹄馳逐源源其來師克有濟而虜寇不足平矣是役也豈
徒便供億於一時哉凡都察之臣旬宣之使得以按轡從容往
來無登頓之勞而傳命急足宵星不惑孥而行者家以安貨而
行者肩不病一舉而公私兩便其利不既久且博乎是皆臺部
重臣暨藩臬諸公處之有道興役以時敏於就事人不知勞也
叅藩龐公勝身督征餉樂其成績而以紀事爲予屬嗚呼古者
司險候人及合方氏掌達道路脩除之政月令季春開通道路
毋有障塞皆有土之常事春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哉是不然
用兵國之大事通餉道以濟師旅祛胡虜而靖疆場可謂賢勞
王家一時盛節弗書不可庸紀之以俟史氏之採擇云

重修韓城縣廳堂記

王時敷

自秦罷侯置郡集小鄉以成邑天下之事咸歸於郡邑寄以承
流宣化之責上體聖君子育元元之心以臻至治者苟非寓治
之嚴整曹募之修飭將何從敷政教新視聽以壯觀於一方哉
况韓關中之劇邑事夥人繁甲於三輔者乎柰縣治正廳肇建
于國初重理於永樂間經今六十餘年歲月云邁風雨震凌上

漏傍穿傾頽剝落不稱觀瞻蓋亦有年矣雖前之賢令良佐興復之志恒作而更新鼎建者憂憂乎未聞焉成化己亥冬河南封邱吳雄由乙榜進士與教績著上功楓陛濃承恩命陟政琴堂自下車以來政出愷悌春生幽谷百廢俱興四民樂業頌聲交作而一邑大治嘗於聽政之暇一旦顧瞻致嘆以爲治所城垣守令之首務一或未然其責焉辭遂同縣丞磁州胡昭定襄張璿主簿涉縣趙奎典史尉氏閻奉各捐俸金及邑之良善仗義之士鳩工掄材勞心焦思除舊更新竭力營爲以構正廳三間兩庫四間俱高三丈闊四丈觀夫連楹接棟聳漢凌雲頡頏梁山以成一邑之壯觀猗歟盛哉建始於成化癸卯二月落成於是年五月雖云成功之速官不費資民不知勞古今希致耳有非公之處置有方擇可勞而勞之疇克爾耶將見是堂新建不惟今之視古以示今又將後之視今以視古有能體公之心踵公之蹟使是堂永遠以爲官民之景仰未必不自賢令之今日矣因其請特書此以記歲云

重修儒學記

王盛

韓城陝之大邑龍門界其東北大河中瀉而左旋梁山鎮於西南濠水內出而右遶韓原雄壯卽周韓侯受封之地觀於詩之所載可徵矣學校建於治東蓋亦有年官是邑者或不能有爲而視學校不足輕重國朝興學之尹前則有若湯陰王公鼎今則有若封邱吳公雄焉吳以有本之學由乙榜進士鳴道河東有功擢宰是邑遂推善教爲善政而六事中急于學政之當務自王尹重修大成殿明倫會饌二堂日新時習二齋戟門櫺星二門射圃公廡古閣學路之外所未及者若東西兩廡則改作

之賢象則創塑之院基學路則開展之與夫神庫神厨省牲倉
號諸房學門義路禮門俎豆簠簋之類次第維新凡材木磚瓦
餼糧工資之所仰給處置皆得其宜財不見費民不覺勞經營
於成化壬寅歲不一載而落成屬予記其工之本末竊惟太極
肇判道原于天在天爲元亨利貞之理在人爲仁義禮智之性
其用至廣其體至微修齊治平之要舉不外此而隆古帝王建
極建學以闡明之及周之衰道墜于地天乃篤生素王孔子集
羣聖之大成爲萬世立言見知聞知者有顏曾思孟之儔傳其
道於先周程張朱之輩明其道於後聖人之道如日中天歷代
師之咸建學立師崇重其道遠我皇明法古爲治自國都以及
天下建學建官初無間然而督學興學付託尤重宜乎士風奮
揚教化張明科甲有得人之盛天下躋至治之隆崇儒重道之

功大矣哉陝右之學簡在帝心特命憲副戴珊綜督夙夜警惕
學政大振于前莊馮劉伍諸公相繼有光韓之吳尹尤能體是
心以興學而追配王尹王其古之文翁吳其今之王尹者耶二
公之出宰雖有先後而報本興學之心則同亦猶周召之營洛
雖有始終而得民成功之意則一制作恢宏大過於昔而叶力
贊襄者若掌教王時敦司訓韓清李俊又能誨人有方使學者
加勉進之力故今日英才之儲養應文運而傑出國朝人物周
成段禮登名黃甲六十年間惟掇鄉薦王尹興學之後則乙未
春榜之選者盛與馮義並列而爲將然之張本近年以來每科
覓舉不過一人吳尹興學之初則癸卯秋闈之錄者丹桂二枝
聯芳而爲方來之開端是人才輩出固由乎學校之興修而學
者成就實本乎政迪進爲之有素焉夫秉彜好德千萬世所同

然使後之正佐是邑有豪傑之才因廟學歷年之久能體二公之心而修舉廢壞則昔日之視今不猶今日之視昔乎爲師者能法胡援教授蘇湖而嚴經義治事之方爲弟子者能效游楊立雪程門而明學古人官之道則人才出自科貢效用於時而樹立古之名世者事業上不負朝廷教養之恩下不負循良作興之蹟而吾夫子之道賴之闡颺於天下後世者其功效又何如哉盛生長是邦育養是庠由科第叨職諫垣言有盡而意無窮復形之於詩曰惟茲韓邑氣萃鬱蔥學校之建肇於治東學以明道原出自天帝王御世道化爲先天縱大聖吾道宗主折中羣聖垂憲千古歷代建學皆知有教至我皇明隆古是效國家天下莫不有學闡教育才卓彼先覺韓之興學吳繼王尹增其未及汲汲惟敏先後叶心大功相濟如成一入煥乎傑制神明光榮士風振作濟濟英才三級踴躍文運大亨幸際斯時敦學興學尙鑒于茲

韓城縣志卷十

五

修土門口頭堰記

王翰

韓城西五里爲土門口水源出麻線嶺遙遞而下一百二十餘里名爲濂水山川水環抱所住居民種稻樹果利用甚饒今昔人以韓城爲小江南是也河至土門口邑人隄爲五堰分引灌田蓋有年矣四堰堤平岸固功易施水易達其勢之平然也惟首堰溉田居多而斷河絕岸百十丈許農民每歲壘工積石補接勞費萬狀一遇河漲崩潰湮圯嗣歲又從而料理之何苦焉嘉靖二十年邑侯詣山下車訪百廢登飛虛相厭艱指示方畧督民緣北岩豎木椿鑿石槽引水入渠至簡至易民始告便又爲之分私定工以杜爭競邇乃五載民受其賜作頌興謠耆民

王子從等率衆屬余紀之余卑且鄙不工於言公之德政巨細悉備不能殫述雖然亦不敢以默也余觀韓之山川人物能用於關中者惟此川富殖之利甚多富殖之利惟此川之水是賴昔人隄堰固有創造之功然陵谷變遷一時思慮法制豈能盡備苟非才智過人者新乃規度則歲苦月勞民乃生厭將并其前功而棄之矣今譙山公神智獨出於後軌民方物就其陳迹而更之營之又得賢蓮幕西瀕張子金力贊其事工廉而力省事半而功倍初非求異於人者蓋求盡子民之責無負於朝廷付託之意也爾民聽令樂便安簡茲特舉錘成雲決渠爲兩公私兼足視昔有加苟世守其法則世獲其利顧可不知所自哉是宜形諸頌聲託諸金石以圖不忘也民應之曰子從等請之久矣請立石於儀門公弗許請立祠於道傍公弗許今吾主薦剡至再矣獎書至十矣帝心簡在徵章當不久而下公車其速駕矣吾民惶惶於是者正欲永終譽而圖報思也且繼至少父南泉朱公諱珊西濱曹公諱評皆注意溝洫申飭尤嚴吾民如之何而敢忘邪翰曰善哉韓人之情也報者天下之利知報則知作忠自昔自公引涇水注渭秦民追思而祀之猶木瓜之賦楚邱也今譙山公惠施於民不欲望報而吾民惠德之心自不能已是能作忠復古秦醇厚之俗也其甲於一方豈特山川土地之美而已哉於是乎紀之以備觀風者採焉譙山爲誰鳳陽籍都勻人諱文甲午鄉進士譙山其別號也歌云新漕載水能通利數支樁木無多費昔歲勤勞今日逸美哉全公德湧被

韓城縣志卷十

五

馬公渠記

梁元

渠去縣橋六里六里之山曰土門爲渠基兩山盤脚如鐵軸爲

渠阪西上噴風直注爲渠源源東延山二百五十丈爲渠道其間或斧鑿或錘鍛或宜洞或宜枋玉甃金函與山同固爲渠制關節豹踞迤邐龍飛深厥可以卧吳牛爲渠形潺湲漾漾宛若白練之沓來爲渠水宗分而派析焉爲渠椽一輪百斗呶呶而轉可使在山爲渠車架一木於壘石上以渡溝瀆爲渠橋上坪下隲旱不能災者週迴數十餘頃爲渠利人文風會於斯爲渠靈商者役者旬宣疆場者靡不指顧而歸美之爲渠警榮亭林阜引水爲曲澗浮觴之制以節省漑爲渠樂政必欲惠民惠必欲持久任費任勞破心力而創建者爲渠上馬公

省漑效禔二亭記

薛 亨

環韓多山支分梁突抵縣爲象嶺濂水橫經其中上下百有餘里可灌田數百頃第山峽斜回險隘無深潭巨浸停蓄諸流兼

韓城縣志卷十

三

歲久渠堰類多圯淤旱則上流分截蒔稻鮮盈科滂礪之水澇則下流漫漶多沙積衝潰之虞傍縣諸田往往稱苦邑侯馬公川東之豪英也夙諳水勢刻意疏濬於嶺前諸堰各先給石米爲之倡昔之湮塞者咸秩然通焉猶念土門薛曲諸村地多平曠不沾餘潤廼招工匠數十自領北隈鑿石渠數里民初難之公捐數十金佐工費又作水車挽之汲以助水力不及處渠成值旱利賴甚衆翕然頌公德暨石道左曰馬公渠仍肖公像以便瞻禮語云斯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非此謂耶公暇延諸士大夫于嶺南青龍閣懸崖俯瞰渠堰分流如帶畦苗蓊鬱遠達河濱誠韓邑之奇觀也薄暮言旋閣徑崎嶇公眺河北植園有茂蔭可備遊憩所市諸民爲亭二前方後圓俱鑿小池亭後又鑿水磨與方亭前水車遙對若兩翼然引水遶亭入池始散

之田不數月落成節屆中秋寅賓亭上舉觴颺言曰此地山川
聳結林木叢密芳馨映帶不亞蘭亭今灑氣澄空清風漾波激
水泛觴形神蕭洒亦一時勝會也名此亭一省溉一效禊可乎
僉曰善復詢曰省溉則聞命矣蘭亭修禊今古侈爲美談但暢
叙中感慨係之今茲效禊果效其遊目騁懷之樂耶抑效其情
隨事遷之憂耶公莞爾曰昔人爐視天地銅視萬物聚散消息
難逃大數與盡悲來竟亦何益竊謂大塊遺我以委順無處無
可樂之地一命以上皆有所寄隨在皆分憂之時吾奚居惟遇
勝地與賢者樂山水之樂處歎時與黎庶憂閭閻之憂如斯而
已無論遠者卽此地枕山傍溪亦足樂矣當其恒暘水涸也禾
稿於壟葉枯於枝汗滴土鋤莫可施甕抱園灌宇盈畦公賦罔
措草竊巨測安得不憂一旦旻天垂帟雨隨禱應泉湧蹊谷水
盈溝澮稿者蘇秀者實三農望慰四野帖然民鮮愁嘆之聲官
免追徵之苦能無樂乎惟樂始見水利之功溥惟憂則疏濬之
心自有不容緩者若廵省無所樂固無自彰憂亦有時忘此亭
之所以建也薛子曰仁不遺民智不後時公先事憂民憂臨事
樂民樂又建此亭誌不忘其爲韓民慮深且遠矣宜書諸石以
風來哲庶登此亭者勿翦伐勿傾頽後之效今如今之效昔蔭
庇吾韓寧有極耶

重修城隍廟記

薛亨

國家建邦設都必設城隍廟廊廡齋寢儼然俱備有司筮仕者
齋宿謁告誓奠視事朔望歲序瞻禮必虔厥典重矣稽古城隍
之祀不載禋經祠宇自唐以來徧天下蓋後世禮以義起云廟
無諸神無名號亦多局閭罕殷薦間有窺者類宗浮屠地獄說

有積惡而死者輕則械繫重則剉燒春磨顧忌祝禳冀脫苦海
溫公嘗著論非之謂人死神與形離杳無可卽縱有剉燒春磨
之具無從而施卽施豈復有知亦豈能禳而免乎爲是說者不
過異端恐喝愚流俾修齋奉佛耳今博觀天下郡縣非一處賢
愚非一人繪像羅列不一而足果溫公之言不可盡信耶抑有
其舉之莫敢或廢耶竊聞有陰有陽者天道也有善有惡者人
道也人不能皆善無惡故世不能皆治無亂先王設官長以司
陽設神主以司陰福善禍淫消亂於未形保治於滋泰皆所以
翼朝廷之政教贊天地之化育官不可一日無神可一日忽乎
哉司陽教者咸有佐貳吏丞供法命司陰教者寧無侍衛神祇
協冥司則祀城隍而羅諸神良有以也就中械繫諸具固云眇
茫書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旣云降矣必有主之者或祥或殃

豈漫無所據而盡在身後哉箕子陳洪範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五福以壽富康寧爲先昭受於天者必歸之神明默佑六極
以憂疾凶短折爲重刺心摧肝不啻罹刑憲然安知非獲罪於
天而神陰罰之耶吉凶不僭在人則神之爲靈昭然也不畏昭
昭於生前徒談冥冥於沒後無怪乎惑鬼神者紛如而疑信卒
莫之決也韓之城隍廟設在縣東北隅初制朴簡後添鐘鼓二
樓明禋亭及諸坊翼廊亦云盛矣歲久脊瓦殘缺椽柱亦有腐
朽原設諸神位頗偏門像多彫落廟貌罔飾趨鮮肅鄉耆吳
存思等慨思重修邑侯馬公嘉厥舉捐俸金十兩爲士庶倡社
中尙義者各隨心施助不踰年自正殿至大門俱增飾煥然請
愚記愚惟子不語神幽難闡也鬼神之德之盛於中庸特發之
是體物不可遺者神至德也聖而不可知者神妙用也誰不可

知故夫子不之語惟不可遺故在在寅禋焉每歲風雨調禾稼登人物阜惟神是仰或雨暘愆期災沴薦至惟神是禱神佑無方有禱輒應其爲斯世斯民利賴者豈眇小乎哉故旣於仲秋盡物以祭又於祠宇盡制以修匪直暢神威將荅神貺而萃人心之渙也庸可無記噫神之歆人也以德不以物人之事神也以心不以文德苟無虧辨香可致祝勺水可薦孚心或有愧雖潔粢盛備牲樂神將不之享矣彼不求吾心之神徒瀆於在天之神能徼惠冥漠乎是役也愚不壯重修之偉麗惟論神道無私以爲事神勸

重修城隍廟碑記

蘇進

先王制祀典防庸道路在所不遺顧不及城隍豈以捍衛功反出防庸道路下耶古俗醇龐曰囿於神功而不知爾自秦馮尙

韓城縣志卷十

美

見夢於高帝灌嬰配饗於江州而城隍之神始著後世因嚴祀之韓之城隍則廟於艮隅有司筮仕者齋宿謁告歲時虔祀如制厥典重哉顧初制簡朴其鐘鼓二樓明禋亭及諸坊翼廊則後所增添也歲久翦瓦壞柱日就殘朽原設諸神像亦多彫落乃鄉耆陳撰等相繼修葺之其正殿榜曰靈佑後則爲含光殿神所寢處前則爲德馨殿蓋薦犧薦樂特爲是以設之又前則亭樓坊門其人謁者所由則有左右枝門東枝門修自南隅西枝門暨過亭則北隅程嘉佑陳克典等所修也欄柯炳煥廟度尊崇斯昔蓋有加矣先時大馬憲張公爲記足垂不朽余自甲辰冬締符茲土每趨謁見而壯焉越二載嘉佑等復問記於余余惟城隍之祀秩在國典與山川土穀之神同列於壇壝所以神明之也廟而饗之不幾於人鬼乎然歷觀古載記楊子雲主

羅艷石曼卿主芙蓉寇平仲主閻浮提以人鬼而神明其職者
比比而然廟而饗之所從來而矧高皇帝命別百神良好且與
命吏相陟降福其善而禍之淫則一方之陰事固其總攝者若
之何而不嚴事之也茲今廟貌新矣威命靈爽殆盼蠻可卽矣
入其闕而瞻拜者能無惕然省乎有洪行而人不及知及知之
而狙詐以逃不麗於法或麗於法者什九而幸脫者什一一對
越閭當必有思汗涔涔下者而民行可潛興矣斯爲得敬其明
神之至意不然假塗飾以徼福與夫牟金錢自潤而託之乎鬼
神其間恣遊冶而雜俳優者神其恫之矣此固崇祀者之所弗
爲也余因併言之以爲一方黎庶勗

修學記

夫韓城學宮歲月滋久風雨薦震頽乎弊矣上則聖賢無以妥厥靈下而學官不寧居生徒不宿業嘉靖癸未邑令鄭鉞至顧之慨然時官帑旣罄物力復竭而無所於謀乃名邑士夫與夫耆老而告之曰吾人上棟下宇于于而居者實惟夫子之力也而今一畝之宮數仞之牆乃弊若斯是用爲懼願借諸君之力而共圖之母曰不能衆聞令若踴赴義若趨名退而割貲以輸于官簡謹厚者掌之易材之良募工之能踰數月迄用告成棟宇暈舉丹雘日晶官弗之病也民弗之勞也令之政善矣予申今夫邑惟禹甸之惟韓侯都之厥山奕奕厥川訐訐厥道孔倬地則美矣爾諸生生乎中而居焉游焉峩冠長纓寬衣博帶人則士矣予嘗三臨之董董然四十人其間聰明忠信之徒固不可謂之無也至于崇志廣業孳孳于學者夫豈皆然歟天下之人品有囚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已矣曰聚邑之人農斯田焉工斯藝焉商斯貨焉豈有士而反不學者邪固不可也爾諸生敬之哉信道不惑所以崇志也力行不倦所以廣業也崇志則德日起儆業則功日興斯可以爲士矣卽大者賢至者聖且油油然而及之無難也又何釋而不爲哉竊聞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不待文王而興者豪傑之士也夫子之道卽文王之道也其足以興起夫人尤一焉爾爾諸生曰揖手江漢之前而猶未之興乎其外于豪傑之士抑甚矣雖然宮牆新剝觀望起宗廟飾則恭敬生吾見爾諸生于是乎惕惕而思肅肅而奮者夫豈容已也哉予曰望之子曰望之

夫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苟安目前而無深長之思輸將版築之勞尤人所不欲也苟上之人處之無道感之無素雖曰逸道使民亦鮮不怨且亂者語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韓城全候役民而民樂趨之其處之有其道感之有其素可知矣嘉靖壬寅以來屢患兵戈憑陵郡縣兩掠太原極其慘毒歸正人屢言復欲下平陽掠蒲坂渡河入陝韓城隣平陽止隔一水芝川巨鎮東與河距候乃築城浚隍以遏其衝沿河築墩臺以便瞻望增厚縣城以圖固守其役可謂繁且大矣聞候之始建是役也民之貧寡無力者欲徂亡候躬至鄉落慰之曰爾民無懼且安之俟縣官處果苦也亡之未晚吾弗汝禁乃料丁力度衆寡計丈數揣高低工分三等

韓城縣志卷十

二

上者上其工中者中其工下者下其工人心大悅且侯之治韓城也簡易是務不作刑威門庭無私謁公祿無過取平訟獄作士氣庸調賦稅征派有方於茲將及三年仁深澤厚趨時應變其處之感之也固有以結民心矣昔洛邑之工而庶殷不作遼東之役而民歌浪死豈非處之感之者異哉工旣告成士大夫者民咸戴侯也來問記侯諱文貴州都勻人起家鄉進士

重修司馬公祠記

郭宗傳

司馬公祠者漢太史司馬公之祠也在韓城縣芝川鎮南陸北際半巖之間爲公墓所在因號司馬坡而建祠焉蓋古跡也歲時則鎮之父老率子弟而祠饗焉蓋舊俗也祠在墓前東嚮以墓東嚮故也左廚屋右碑亭周以垣墉東嚮一門直道東下一坊兩嚮榜云太史公祠南卽通衢曲而東北下一坊北嚮榜云

漢太史祠北繞秀水清澗有聲南距通衢懸崖多栢西北梁山
層巒列座東面黃河巨浸廻瀾而公之墓祠中焉蓋勝槩也墓
端一栢直上參天晴則翠色凌嵐陰則同雲涵綠風則波濤洶
湧雨則鬢鬣瑩落雪則白賁堆瓊而碧顏尤澈以至夜之蒼龍
月之輝映霜露之濡厲斗牛之相連雷霆之相震盪鼓舞隨時
所遇變態出神不可枚舉若有以昭公之文章者焉蓋奇觀也
歲既久震風凌雨飄瓦摧垣傾楹剝棟荆榛草莽之間盡荒廢
者半僅存者半其最下北嚮之坊危而當道行者患之神不自
安人不自盡雖勝槩奇觀如前所云者不變而昔人因墓建祠
之意歲時祀賽之誠滅于舊也多矣嘉靖丙申冬蒲坂麓谷妣
先生來知韓經公祠而謁焉深有所感遂屬鎮父老而告之曰
古者法施于民則祀之神之聽之則和平漢太史司馬公之記
史也萬世治天下者資之法施于民莫大焉故建祠所以寧神
寧神所以阜民政之大端也失茲二者吾守土者之責也祠之
敝吾其葺之不以責爾而歲時祀饗之舊俗爾肅爾忱無貽吾
守者之責可也遂命工處費徐而理焉蓋丁酉之春也鎮民感
其仁各子來趨事以贊之樂厥施致厥力恐厥後以圖速厥成
以故材聚而完力合而易事舉而集垣墉肅肅祠宇堂堂庭塗
殖殖坊榜將將巍乎傑制赫乎改觀足以寧神足以阜民足以
述古其功峻矣訖是峻功而民不知役古之佚道使民者與雖
然今猶古也後猶今也古之創建而今敝之固有待于今之起
廢焉今之起廢而後復敝焉不有復待于後之起廢如今者也
是亦麓谷先生之意耶述此意而記之石將以俟諸後耶

王者道民於農稽歲成而休息焉俾不忘自乃設爲蜡饒所祭神有八蜡部故皆得以舉所以報明貺也秦漢斯義猶存第祭法率不古若而吾韓尤澌盡矣王公涖韓典視六事不數月政通人和一日招耆衆於庭曰蜡祭報而無所古也韓獨無蜡故王道之廢闕長遠爾於是相吉於郊西而建廟焉門一座殿宇三間巍如厥如靈其妥如矣衆以茲舉也官不言匱氓不稱勞弗述弗可永也索子纂記予惟蜡爲周之祭夏爲清祀商嘉平三代至隆盛未有不然者外猶禱上帝天宗方社田祖禋賽不遺天子公卿親精厥事詎以崇淫黷重在農也君重農民其不重而安業顧末漸視農爲細報祀希復舉矣夫農者終其軀且曾不幾飽糗而挾徒大賈奴賤之農輕已此而惟咎民遷業是曰知王道哉韓茲廟而蜡之其重農耶而後之穰穰有年也宜頌公之澤不衰公今陞直隸灤州守原山東陽穀人諱應選字大受守中其別號云

重修縣堂記

張士佩

自大禹治梁及岐而龍門闢焉大河於是乎由地中行而奕奕梁山無復懷襄之害而有熊有羆有魴有鱣故韓奕之詩一稱樂土一稱令居而韓侯封焉且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因以其伯是時也韓不重與迄今縣名韓城者蓋襲詩之芳也城在龍門之南濠水之陽縣則居城乾位離臨康衢而縣侯蒞民制建有堂門重乎前室列于後丞簿暨尉衙亦星列歲遠治圯率多傳舍睨之故萬歷辛丑夏堂傾西北蓋霖之寢也餘雖未傾亦岌岌巖墻也以吾戴侯雖心乎舊貫而勢有不能矣遂以庚修白當路而請帑金焉帑金弗敷則以釋讞束矢時佐

之木非堅弗購陶非貞弗登役非雇弗庸且鳩工役而諭之曰
眠邑營繕同家堂構此奉公之誠余之心也竭爾巧力俾宇承
堅此百千斯年之幸余之冀也汝其各體余心余日餉汝違則
有常刑於是人各凜凜朝夕殫技而棟梁楹檣則平直中度焉
檣欄檣櫨則折旋中規焉礪礎礎輓甍甍旖旎砌則貞固可久焉
且以木屑篋餘葺及門廊延厥圉卽霖復浹辰而衙解寧居
矣工肇於孟秋旣望落成於仲冬癸卯堂楹計則三十有六間
計則七中三間扁曰忠愛堂東二間則鹵庫旌庫也西二間則
銀庫冊庫也虛訊軒建忠愛堂之前而左右盼則兩廊在盤退
省堂峙忠愛之後而東西室則張拱如翼工云重修而木石之
剏則十之九矩夔昔仍而高殿之拓則十之三勩躋前哲而勞
費不及於下里懿哉功乎戴侯顧冲焉若虛也第屬余記顛末

垂鏡將來而余益重之因嘆曰堂之修也非飾觀也藉以敷政
也而政豈他哉乃國家牧民章程傳之堯舜而萬世不易亦萬
世輯寧謬者乃曰堯舜徇人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噫
是言也若以徇人爲堯舜病者恣睢哉其人乎蓋仰未察天之
道俯未識母之育惡可以泄是堂耶傳曰心誠求之不中不遠
是慈母也非徇赤子之欲者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下濟光明是昊天也非徇萬物之性者歟若夫民牧則亦億兆
之天也而於億兆之休戚不容不體亦蒼赤之父母也而於蒼
赤之顧復不容不周大哉徇人乎何愆也而彼顧病之自此言
一出而生民之禍不可勝計矣且長民者城專百里獨尊一方
有欲必成自恣甚易適己之適孰不便之然非建官意也建堂
意也適人之適誰不艱之然勉其所難則於堂有光於官無愧

然竊具辨辨志親善是云冀浪於數士士頃灑汗灑之姑散
因由賤瓦不學真善語請裁長予皆明於編其責窮藉交平
平當二刃之未爾也出刃之害亦何體今之轉世是刃皆非二
鄒語指其願學之心激憤然而與圖之彈圖平士皆回將以問
夫五器不始改代無機學改短士之賢皆以識其彈聖皆以立
以之育賢冀成王國之財以指頌頌之書此限限學意出又竊
責係董之而計憂以爲冀成云強矣繼繼云平楚蓋以之盡士
皆此之以指風余余竊謂固家當尊神之而明星數學交際羅
千里甲金不費乎琴瑟爲爲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舉與然與願學其深音限以三爲之樂成出吳工出野無願
竊風未長而能風到三以讀其工云至于取豆董蓋許雲

樂苑補志卷五

六

其需甲平限增其師亭韻語云未限難用命堂而空濛之親辨
之歲壬氣俱難無鼎裝語急誘出突日限長樂樂舞師宮辭門
金粟百石而衣裘董必幸首正限香氣數以今心同樂昏限盤
韓之燭芥士谷排颯費哨良室四處皆衣以執鎗至藝才百箱
吳公以至日備矣神具瘋言賤告代籍於語語無成費目而幸
數而參之皆皆可涉皆限三出萬烈辛限冬余體大同守三泉
韓之學藝效其為四爭東態艱南韻灑西此限大平刃昏云繼
其極重於練學臨先師於學之賜而無以羣賢從前令人朝夕

射技鍊精章甫以吾其限限出限樂人範圖乎士者何深以
頌贊出而主古烈工限練丞會守除典史吳言改習或言幾語
題茲韓三鯽鯽寶何賦獻樂節譜門餘將可齊卓營策請不
今吾釀射堂氣忠愛此未心譜樂之效各林日限會其數平且

賢相后世鮮儷焉今文藝校士士卽雕蟲應之一當論官率稱材難故科舉之業僉云非世所用也雖然士以業舉進者不有澤被生民者乎不有功勒鼎彝者乎不有因文見道者乎學術無異伊胡若此探其本蓋天理人欲之分不分於行而分於情同行也而豎立獨卓焉彼其識趨獨高也故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識仁則民胞物與宗子家相渾若一體不以形骸岐而異視之故親則致其愛民則擴其仁而賢則篤其好故處乎家庭則敦睦洽於族莅乎郡邑則兆姓寧於野位乎廊廟則彥聖萃於朝此皆識仁之效也天德王道之真境也然仁有端而識有機亦自乍見而察其休揚以擴其如天之仁之度爾蓋天地以生物爲心士人得之以爲心堯舜禹湯文武則繼天立極以好生而協萬邦孔子祖述之則以安百姓而垂憲萬世焉今庠序

韓城縣志卷七

七

之誦繹雕龍之潤色科試之討論及夫蒞管之注措皆是物也士奚必易業爲哉第患青紫蔽其明萬籟奪其志不知仁爲行義鴻具或至違之而侵俸百雉而不思國家訓主之意云何士之違拂乃至千里此閱世慨弊者所以不能無憾也然憾人可也見憾于人不可也乃若晉韓之士以當仁自勵者則濟濟也誰肯見憾于人而不爲庠序光乎行且見天下歸仁矣敬碑以俟之馬候名攀龍別號瑞洲巴縣人戴候名章甫別號以吾銅梁人

城隍廟記 韓其本蓋天理人欲之分不分於行而分於情

韓之城詩稱燕師所完城也有城斯有隍而城隍之神歷代奉之多加懿封國初刪焉蓋以神受命上帝不可以人爵參之也自此城隍若爲神銜云韓之城隍廟於良隅邑侯虔祀歲時

制而邑民則殷於秋報賽會於八月之念薦犧薦樂分隅競勝
蒸燂烹燔則弗欲露陳特爲殿以設之笙鼓管籥則弗欲霖弛
崇臺樓以奏之樓峻殿麗北者陳撰等自幸所藉虔祀者落成
也相率句記於余余謂樓固可記而可記尤有要於樓者按廟
者貌也神之形貌所在也非廟則無以妥神今韓之受神者
所稱正殿是也此制建也鵬山而楹四榜曰靈佑殿靈佑殿後
則會光殿規爲前符蓋神之寢殿也靈佑殿前則德馨殿亦四
楹又前則廣薦殿六楹德馨殿蓋邑侯所拜享廣薦殿則邑人
秋報者寶列其中也德馨殿前東西列廡楹皆十三廣薦殿前
左右峙樓複簷巍起樓之北中一坊曰幽贊化育化育坊南四
楹中禱者威明門也門之前又一坊曰明扶政教政教坊南臺
起廉登一門瀕街榜曰城隍廟蓋神之大門也左右有枝門乃
人爲者所由也枝門各兩楹大門倍之枝門東西各有坊東曰
靈幽幽明西曰保安黎庶坊之南中有壁屏門而門之啟閉則
司香道士也東西墻則道士居焉墻夾殿東西計則四十武威
明門南陔僅一十二武南北計百又三武畝計則一十有二五
分有奇而廟之修也中甬而分東則南隅繕之西則北隅繕之
或分或合互相競雄且增所未備焉豈以逞觀美蓋以厚養神
觀也樓始隆慶辛未夏成於壬申之秋殿始萬歷丁丑夏成於
戊寅之冬邑侯王公守中泣韓目而壯之慨諸題字不稱莊嚴
特爲名殿名坊自是神之靈貺益覺顯重而人之覬祥者不容
於弗善也第所謂善蓋明德惠迪之謂非徒以牲醴棟宇爲其
善事神者體之乎是爲記

至九卿者後先相望侯以異質承乃祖天部公暨太君明經公家學其文章經濟久揚詔於名卿鉅公間今其新政又嘖嘖韓士庶之口余又何詞然余竊有願焉願侯力精無倦進韓民於觀化之成願韓民服教順則相與勉循於善政以無孤賢侯至意則爲禮義之俗矣是侯之心也夫是侯之心也夫當爲我傾一觴

記

西尉廳壁記

唐 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尉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論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泄王爵則士義周是以古人之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

韓城縣志卷十

九

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椽曰尉是以名至於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啟宇窮地闢土列縣出於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繁次繁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之最畿縣僅於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於百鄭縣爲之最繁出於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於繁之最非最之繁無與焉繁之最次於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於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於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繁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曰

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誅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卽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成務尙繁刑未大措獄尙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於左其或先於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於鄭皆繫若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

十月十五日記

河濱靈源王廟記

宋陳振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典章文武炳然一新正郊邱以辨兩儀廣宗廟以嚴九室興明堂以備配位之典祠太一以荅靈貺之符明德卹祀咸秩無文舛轡駿奔罔不祇慄神祇祖考旣已安樂之矣而復以聲制律而樂和以身立度而禮節琢玉以成寶而文采彰鑄金以象物而基本固前世之所廢而不講後人之所忽而不問發明誕告悉出宸翰詔令一下不日而成於是卿雲呈祥靈光薦休膏露零滋朱草騰色嘉禾之秀羽物之翔凡廣古之所未嘗記者連章累牘奏之闕下頌聲洋溢周於四遐

工庀材擴舊制而增之高不三月而竣其事庶幾局固鑰嚴可保萬世無恐云

新西城門樓記

左懋第

崇正五年壬申冬十有一月懋第爲韓城令大雅中溥彼韓者如見焉登其城東帶河南望華山北望大禹導河積石所至西望之土人指巍吼者象山又南梁山也詩所謂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者耶癸酉春三月薦紳先生請新其門經費一出建議所就民不知亦不勞令秋八月成樓屹如余愾然而嘆曰歛韓之民當禹鑿大山出黃河水民履倬道厥後韓侯治茲頌韓奕之詩矜佩風流想見其人樂只君子也後數千百年間登斯門者吏不一民苦樂萬狀數年間寇蹂躪民大可懷會余來望禹甸思三代大夫士與漢循吏所以治其民者而不得門暨樓成父老請更名因以望甸名焉

韓城縣志卷上

上

新漢典屬國蘇子卿墓垣記

前人

漢武帝能用人其中多光華奇銳瑰異之臣然有蘇武而司馬相如文章衛青霍去病立功名不能與並論噫節於人顧不大哉子卿墓在韓城西北五里姚庄卹梁山之麓固有墓名蘇山焉邑有常祀余爲令具羊豕拜其墓麓多栢枝咸南向或曰武功亦有墓韓人常與之爭噫君子之忠草木且格爭爲之徵而謂人心能棄之歟相與拜者孝廉楊王二君暨諸生麓之下家者焉墓稍前面東有祠惟垣頽歲慨欲新余曰善子卿使匈奴子漢如漢書所載十九年卧起杖漢節久遂成往事茲役也一土一石而皆以觸人心之忠豈不善哉始乙亥春至丁丑春垣成余往落其八十老人爲余言童時記古墓在今墓下烈風雨

墓開日出此地長有雲氣土人異之就視見白骨有碣爲漢蘇子卿墓土人遷之上磚封墓立祠焉祠顏戴令新之問其碣則封墓中守祠僧性福有蘇山地八畝戴令又爲山下置地一畝八分四釐皆免其租余均賦仍其故戴令銅梁人自有碑記其新祠事而垣之成也丁丑春余記之

重修文昌祠記

前人

讀司馬史天官書斗運中央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然則考之于天文昌者推帝車効輔弼之義以成天象法天之明精華陰陽臣道之大光者也自天下之爲人臣者感恩以光明俊偉者事其君瞻象而祀文昌之祠盈天下亦其光明之理有以取之也韓舊有文昌祠居先師殿之東北隅垣圯矣先是司鐸新之未竟去後程君以孝廉

來署語司訓柳君議竟之各有捐紳士咸感共事宇垣以新浣如也程君偕諸生揖余以記會余與韓諸生爲尊經之約五經應制科者居一外必業一經月朔核之一經通復進一經期三年五經俱乃已二年以來通三經者彬彬矣程君寔董其事余欣然曰韓人士光明俊偉者不可勝數程君董諸生五經燦然無怪乎與揚天紀之聚精相感悅而璀璨五經之精上結于天下聚于人心貌以祀事其理固然程君繇是偕諸生各出其光明俊偉者以事君亦何愧于戴匡輔弼之義哉聞之小說家曰文昌星降于周而爲人臣詩所謂張仲孝友者也觀崧高之詩星嶽降神以忠孝將相之光輔人國家而康其庶民或亦兩間之氣所不容已果如小說家所云余又于崧高六月二詩知天人之際矣程君名雲翰鳳翔人柳君性恬鄜州人先有事于祠

者孝廉趙君躋昌解州人

邑令石公去思碑記

薛國觀

余邑之訐訐甫甫嘆嘆土孔樂既瓌自韓侯祿尹茲者不翅伯
闕人其瑕瑜各不掩也戊寅公來挾一年公以司寇官行余邑
無老幼咸愛之不欲捨去擬杖遮道而意其不可留也曰文以
碑爲公甘棠前此有行之者周人之思召公是也而因爲述公
政公下車蘊隆蟲蟲蝗自東南來食民苗幾盡民洶洶公卽零
禱之有淦而來嗣以田祖之神畀炎大雨至蟲去人心以寧行
戶之立以應官而公應之以不應曰定價無虧值領價無需時
不得干胥役之手而前弊悉除兩造陳詞公以雷電之明丕敵
之威富不得訖而景不移磚者數十起民情平去幾于無訟退
而猶恐其失之者三反復至退省堂矣噫古有息訟廳以百姓

韓城縣志卷十

七

之訟引爲已咎者至民有勞我父母之懼譴訟俱解公真其人
已而且不差役令訟者自至四境無擾民樂訟之寬復愧訟之
繁矣各糧比徵前俱責戶首公以好義終事之道與民論說而
限期以比復不比如此數四日止欲民納糧何苦歛朴百姓且
禁納耗民畏責復戴其仁誰有後之者以眎前人追呼繼以拘
禁拘禁繼以刑杖昔之苦於荼者甘於薺矣河奪地民賠賦水
去地出公正灘界爲百姓均利口碑正新城舊磚女墻未全砌
公曰韓城詩載溥彼近關中推首邑文風蔚盛薦紳多其磚之
無及百姓且土雖埴終惡不足守前此之議不決或尹茲者不
先也首出俸磚敵臺者二而薦紳以次來俱依期竣工嗣因方
出貲有成議而磚彼者金湯之固且不日矣公愛民如護璧而
執法復如山嶽之不移韓之巨賢崇望者多而畏公法無有白

者不軌者士之能自愛者相見之別其不自愛者惟有三尺在
優禮存學校體面而正色復敢諸生豪猾強梁之亂自觀風而
外加意栽培合士之以月論文者選聲以粹成帙矣而韓土多
佩之韓山水北聚地狹民多公戒奢淫自儉爲民式而幾於縣
衙奇珍異賄不得入公門而寵之一錢震之四知其公自矢之
大者凡此僅足槩公而公政正難枚盡噫古稱循良尹有化鳧
者有馴雉服虎者有中牟三異者有自評其事曰撫字心勞催
科政拙者其清其慎其誠信慈惠不見之物則見之民公無所
見於其一以愛韓民之心愛天下民剛柔互劑緩急併用公得
當以報朝廷矣茲詔以士師行其將有所大用於公公復勉平
以而爲紀之公諱鳳臺號翥雲乙丑進士山西陽城人

邑侯左公救荒記

晉賓王

聖天子御極薄海內外向風又安關以西獨反側多故帝曰爾
生饑饉責在司牧詔廷臣選學經邦國德保元元者分西土之
任繇是蘿石左公以東萊世家來握韓符星軺所至宣德達隱
坂側輩莫敢牧馬梁亦境安可知也踰年癸酉夏四月不雨至
於八月又踰年甲戌春大饑斗米千錢壯者散老羸斃踣溝壑
進遣有之公告於天子請發帑遣使賑貸復周咨鄉大夫士勸
里甲各輸金拯救薛曲里則李生景修張生有德偕不肖實奉
厥命云計通國得金若干糶無告若干生有濟孳有掩疾病有
醫藥四越月事竣全活數萬餘人嗟乎爲人臣爲人君當如是
矣君子曰善哉仁義携天子數萬生靈置之衽席上心何誠也
又曰西北久不靖不逞之徒攘臂嘯聚况連歲凶饑閭井蕭索
無日有不相率梗化者哉公戴星往還罄心籌畫困窮者休

德魁攘者輯志以無負天子之寵命忠君而愛民參贊天地斯謂之仁義矣過此以往秦人觀於仁義向於聲教與環海共安於無事使聖天子無西顧憂公牧韓漸摩之功豈小補哉是爲記

重修府君廟記

孫必達

芝川之有府君猶邑城之有城隍也一方生齒於是乎庇祈報穰弭於是式靈夫人治之衰久矣刑政廢則手足亂禮樂墮則性情舛是以地秘其實天愛其道山川之氣泄日星之光薄人罹天札物干疢癘民生斯世百難具集於是乎聽命於神陽失職而陰代理明微而幽祐焉此神道設教聖人所不廢也芝以彈丸孤城左逼晉右陞秦當河之津爲邑南屏方千戈擾攘時揭竿而起者每覬覦之執殳而前者時衝突焉岌岌此一塊土

韓城縣志卷十一

十五

邑南半壁數萬生靈殆累卵不啻乙亥丙子間流寇猖獗蹂躪邨落焚劫淫殺烏無完巢芝屹立虐饑中攻圍浹旬堞無損土突未冬逆闖先鋒東渡道趨鎮城輒欲魚肉斯時也內無掇甲之卒外無救援之旅城非甕甃池不濡軌意可不亡矢遺鏃一鼓而下然以數萬之衆蜂附蟻集礮發如雷矢注如雨窮日竟夜士駟馬殫竟不能得志滿然而返丙戌康衛兵起所在焚劫兩邑震動併力環攻曠日持久析骸易子人無懈志維時洽陽之民幾於卷土出者荷戈居者餽餉省城方棘鞭不及腹方將彌月經年期碎斗城視如几上鬻菴中魚賴拯溺之師自天而下敵兵驚潰遂就撲滅鎮以安堵其餘驚塵戒心者指不勝屈竊嘗異焉兵燹之際天發殺機金斗如函谷易如拉朽百二如長安勢如破竹大河天險一葦而渡燕都神京一戲而登他如

名城巨鎮巖邑重關所在無完壘而芝獨以黑子之區得免於
兵火國人和也哉亦明神之靈有以保障之也其西廡崇正四
年災垂十有三禱神像不妄廟貌不飾鎮人每怵然以癸未歲
議輯羣力將聿新焉方舉事而大亂中止數年以來所在蕭條
芝稱蕃艱見民力之普存矣爰圖厥成庇材鳩工富不愛貲貧
不愛力樂輸勤事輪奐一新首事於丁亥仲夏落成於戊子中
秋棟宇七程一仍舊址而宏敞過之矣廡中神像原有關夫子
以列坐無嚴另卜新基創闢廟宇餘若聖母若幽司諸神悉從
其朔曰吾有所受之也工竣將貞諸石余當筆愧燕陋不能文
謹述其始末

神道遺建城設兵記

國朝場 賦

韓西北距古翟國孟門下羣山盤駢木包生原隰可藝民陶穴

韓城縣志卷十一

去

或降邱宅土非浸稽天髮焦山農奮豚孟祝其佐穀粟桃麻棗
雉免芻薪其餘粟者如牡丹山下玉蓮池千甘泉沮水民往往
歸韓市易布棉去當是時韓東帶大河易渭川咸陽粟西則坐
糴金明一路雖有水旱不至攢眉嗚呼此綠林未熾桑海未遷
室家相慶時也厥後庚癸呼脫申歎告斬不揭扞蟻聚蜂屯望
屋食妻孥化離山中蓋灌莽荆棘豺虎踞狐鼠爲固蛙鳴圮灶
風雨燹燐求當年乘時播熙熙往勿可得都諫高公作諸生以
天下爲己任及青蒲鳳鳴輒疏請城神道嶺設戍兵選廉勇將
官請鎮茲土爲久大圖以神道嶺環堵皆山連宜洛控澄城韓
郃襟喉伏莽巢藪非乘險屯貔貅嚴關鎖鑰兵至則寇鼠竄兵
去復鴟張疾雷不及掩耳始以爲不足圖究且蔓不易戢以故
城斯屯斯一勞永逸非安韓安秦也安秦安天下也疏上依行

命總督金廵撫馬批潼關道陳往營乃城事肇乙未春越丙申
丁酉而告竣焉雖然猶有慮倘專闢非廉勇其人將向苦盜今
苦兵徒滋擾無益幸推轂得左將軍以數世大將軍裔年少豈
壇目飽陰符胸攬黃石轅門如細柳刁斗如程不識賞罰嚴明
甘苦同茹麾下健兒畏威百姓於是焉安堵允譚笑風雲建鼓
中原者矣夫殿上得長儒師中得小范將相交得寧云維桑及
梓汔可小康昔疏廣受旋里昌黎稱述圖畫歌詩鄉先生可祀
如此之創建非常豈愧漢之廣受二子鐫石誌不朽誠不可朽
也夫天下事惟公可以感人今日者城圯如矣營星羅矣肇牽
者履道坦坦矣可耕可樵可戰可守兵農合一軍門胥慶都諫
公之賜左將軍之德威而一時相與有成俾閣案其庭其
楹非賢智之急公借箸如生員薛國悅安若磐安若嵩王國珍
高光引者亦烏能落成易易乃爾哉都諫公高諱辛傳登癸未
進士將軍左榆林衛人

韓城縣志卷十一

七

龍門遊記

予經伊闕人盡稱龍門竊嘗疑之龍門在予鄉詎有二哉獨以
未得至少梁爲憾夫遠在他方而負奇詭靈異之名者尙足以
奔走天下之人近在咫尺往往多棄之不一省覽予陋矣丙午
之春自河津而西急思龍門望見羣山卽求其罅以當之山勢
綿亘連而不斷北爲鄉寧西爲韓城渾渾茫茫不見所謂門者
或謂門以兩岸對峙爲義如秦之長門吳之天閘越之石門水
貫其中而可以涉可以亂可以沿溯者皆可以稱之行二十餘
里乃見黃河瀾漫灑森之光洶湧怒號之聲迅疾注下之狀肅
而畏之已而至于門之左以瞻門右之阜河束如帶似可起

志述其廣八十步蓋水凍時安流凝涸人或履而過之不必引
量江之絲矣嘆曰爲地紀之咽喉百川之伯長蛟虬之都會風
雨之萃藪者非此門也耶門未闢則懷山襄陵之降水壅于上
門既鑿則砥柱巨靈之奇蹤呈于下微但是也溯於積石壺口
俾四瀆之冠冕安其職散于徒駭馬頰亦俾九河之本支奏其
功天地平成有如此門人皆曰禹之大智異于昏墊故能然嗟
乎神哉謁禹廟成禮危竣而壁削者其甫也浴綬而聚足者其
磴也懸棧而逼仄者其閣道也垂緇而厠波者其飛樓也鐘鼓
鐘磬音徹天際古木堅疎翠流烟外老碣十朋層峰萬疊有礪
手將以象雷霆予亟止之無使焦尾曝鱉者驚怖而坎遁輿人
促子行榜人亦艤舟以待曰及此未風而渡無誤乘子風伯之
浪也登舟回視禹廟已若在天上水雖砥平其深乃不可測舟
子以竹篙鉤石吻而逆之上行少頃可渡則欵乃合力倏而西
岸岸有巨石上有禹廟不再登神不可數瀆故也子于龍門夢
想者數十年今始一慰甚且釋慚焉後之君子有來遊者其知
河之濱垂老而好遊者乎

創建邑侯左夫子祠記

賈宏祚

當先生之令韓也韓困於寇盜者再困於荒旱者再而先生卒
能以寧以生理甚從容方且日糾韓士相與講尊經復古之學
不輟也祚以應童子試受知卽以真學術真人品相督率因得
受易傳粗識爲學大旨雖於先生涯岸不敢謂能窺萬一而私
心竊兢兢焉惟恐出處進退間一與先生之旨相刺謬以孤先
生望凡六十年於茲矣先生之風且猶流連往復於韓民之心
而數十年來人文蔚起韓之鄉大夫皆先生所造士焉以祚之

厚叨培栽合之韓人無己之思夫何不可度地建祠護先生遺愛而遷延濡滯以有待也蓋將與韓之人躋先生於雲烟諸君子之列配享烝嘗萬禩而故史未載國論未定不可以請雖然仁者好人祚早有以窺

聖主之心矣 國家定鼎後識時之彥爭相擁戴未嘗不邀聖世寬大之恩而 帝王之愛憎取舍自有在也先生奉使北上至張家灣卽請謁陵雖不許而聽其遙祭入京又請祭告諸陵改葬故主雖皆不許而聽其陳大宰於寺堂甚至麻衣孝巾草履長揖南向而坐而皆不之怪非甚愛之而能若是乎而說而留而追還而命薙髮愴愴招致不可謂非有所愛之也卒之抗節 王庭惟請一死

世祖亦不奪其志爾豈真不惜又聞致命之日沙風忽起屋瓦

皆飛一時罷市天人且交悲而謂

韓城縣志卷十一

九

聖主不爲隱痛吾不信也叩馬孤忠何嘗不賢於周人之口而韓通之死宋太祖榮追贈焉今

天子微顯闡幽崇獎忠節彪炳如先生知不終泯泯也特以祚薄日暮迫死期六十年來未嘗忘先生禋祀不欲遂賈志以沒於是闢蘇子墓傍隙地祠之祠成韓人方相與請次丁帶祭已得請矣於戲是可以觀人心而亦以見先生之德爲終不可誼也已

重修太史廟記

翟世琪

韓城縣之南濱河爲芝川鎮鎮城之南爲司馬坡東臨黃河西枕高崗爲有漢太史公司馬遷墓墓前有廟廟極靈福善禍淫一如春秋之筆民間禱祀今已千七百餘年然墓前明堂及

左右龍虎久不可考左方斷岸逾千尺下有芝水窟噴不止工費浩大未可輕議右與今路南南原本通爲一大高原不知近墓大路開自河時今已深數十丈康熙七年余履任欲補起廟前明堂首貢楊輝裕糾集鄉老楊四可等二十人共謀之本原土甚少不敢動南原距本原深遠各數丈擔負艱難乃於東西路上作南北飛橋募車於橋上往來載運南原之土甫數日遂補堂基長九丈六尺濶五丈六尺鄉老等謂誦習太史公書者不止吾官柰何獨費官力因請疏募將堂基及右岸並用灰磚三層嚴加封裹其基下左側溝濶自東繞而前仍填溝數丈爲神路神路南建坊通大路蓋好德如此然前簿特有限之力又名實多迂享殿門坊越六年而工不竣四可等恥之獨遠近募不倦猶不足乃重詣本鎮紳耆請卒成盛事工成付余剩銀二

兩使轉付工書立碑且求將前後勤勞一一叙明俾後人不致廢墜余亦以太史公廟與瀆祀不同凡募助者姓名皆不可不記也然左畔太高難封裹千年之後慮岸谷之不時終爲一缺又自康熙八年衆爲太史公廟會而不能得太史公生辰適有華山方外士自言知其詳謂司馬子長四柱爲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壽七十三卒於丙寅年九月初四日有二子長臨字與仲次觀字何求史通臨之孫也葬爲安漢公封史通史通辟莽亂偕逢萌居嵩陽尋遷南陽司馬徽正臨嫡派今子孫或在洛陽同姓或在襄陽馬姓觀之八世孫爲懿傳帝十五葉辟劉宋之禍去司反高門又有女爲楊敞夫人敞後聖傳帝二世前五代終始皆子長之裔也而觀裔司馬君實與臨裔司馬徽皆別有墓不朽以德不以位又云宋仁宗時贈太史公諡曰文今兵火

遺失據此則天之報子長與後代之尊崇子長可謂極盛然皆不見經傳歷查無據故余叙太史公世家不敢入諡扁初已粧成未遂懸也會期暫用二月初九日不能得的確生辰爲二缺子孫支派考據未詳故康熙八年余爲請奉祀生員未蒙批允爲三缺遺失諡法無以光廟額爲四缺又太史公像墨刻無鬚而今廟像有大鬚計子長未宮之前才二十七歲雖有鬚不宜侈或有錯誤然天下塑像僅見於此未敢議更亦當考據妥確另建一像今未建爲五缺又聖廟皆有配子長之配得二十一史方成鉅觀衆限於力爲六缺故於記有二義一記成以報鄉耆耆四等二十人獨貴者若而人一記缺以俟後人

韓城縣廳事頌并序

孫星衍

癸卯十月二日星衍觀龍門自河津濟越日抵韓城訪知縣傅

韓城縣志卷七

七

君清渠時君奉調同考爲內籛署知縣傅君中峯先生以候補知縣來在官旣見值清渠以其日歸蒞任二君告新舊政畢因與星衍燕于新作廳事中峯名錫山清渠名應奎中峯君者清渠之季父也星衍乃舉酒屬二君曰古者世祿今則選賢尚能九品官人非稱職不在其位知縣守百里其曹有吏戶禮兵刑工上官倚以出政韓城古左馮翊地溝瀆利禾黍財賦倍他縣而二君先後官之若處家百姓愛二君若父母古者無有此是宜飲二君具起飲之清渠又曰君所知未也固當告君應奎先世居汝陽五世祖諱官明萬歷間兵部尚書以監察御史

巡按陝西地方有仁政夫先人治是省而應奎適官其縣季父又以署事來人旣以爲吾家異而不知其又有異應奎往與季父同筆視稍長同膠庠應提舉試又同列優等庚寅年

科鄉試同中式辛丑年挑選舉人又同一等以知縣用簽發則同陝西省今又先後承乏是縣易衣而出并爨而食子孫不異教奴僕不異令家之人或忘其在官而縣之民亦忘其新舊教則遇合之奇而亦祖德 君恩之不可忘也其何以報諸星衍于是又酌而自飲之爲二君慶且頌曰

籍兮咸兮肆志于竹林豈若二君來鳴琴兮畫一之政若齊厥家思先人之蔭德音不遐兮我我中堂惟新作兮我奚頌君形民之樂兮

